



例言

一，實報創刊十三年來，暢觀版所載掌故軼聞，名人事蹟，文章流利，事蹟珍奇，素承

讀者稱許，爲紀念十三週年來暢觀版之歷史，特彙集過去材料，刊印專集，以饗愛好者。

一，本書內容，係就十三年來之材料，選擇一部，將來更擬續刊。

一，因紙源缺乏，本書係利用殘缺破紙印刷，時間既消耗兩月之久，裝璜更難求美觀，諸希讀者鑒諒。

一，爲便利編印手續，內容不分先後次序。

一，本書因倉促付梓，錯漏難免，統希讀者鑒諒。

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考之 觀

寶報館之紀念物

均 錄

目錄

清代四體經	一	朱軍欄	二
相翁之相	二	？帥	三
張睿狀元之由來	三	朱益藩醫理遂深	四
章太炎之筆	三	多福多言多禍	五
吳三桂之青龍劍	四	奴才並非賤詞	五
孔氏世職曲阜縣	四	趙協台	六
同光間之潘翁	五	同文館	七
有清一代鄂人爲相者五人	五	雷燈綵牌樓	九
清代銅錢製造廠	六	錫子隊兵死於錫	〇
康南海之尊孔	七	隔壁聞聲	一
南齋供奉	九	東坡肉	二
驛館	一〇	清代冬季三海冰上之韻事	三
王八坑孽龍井	一一	張文襄公之死	四

三重	二六	闊人的賭品	四一
餉包	二七	養心殿造辦處	四二
人樂生儂獨樂死	二八	盤金之作俑者	四二
慈禧之烟酒癖	二九	張文達之時文	四三
筆帖式	三〇	章文炎文字調皮	四四
演御轎	三一	英國的焦贊	四五
遜清書吏之種種	三二	清季兩義伶	四六
左文襄	三三	故宮建築始自明永樂	四七
一字誤終身	三四	楹聯偶語	四八
欽天監	三五	道光之親筆御筆	四九
袁張相忌	三七	清時袍服之開氣兒	五〇
清制筵宴	三八	圍獵	五一
王瑚持躬檢樸	三九	創子手	五二
虎坊橋湖廣館即平安館故址	三九	東城無塔西城五塔	五四
慈禧奇異服裝	四〇	女兒牆	五四

寺廟旗竿	五五	京諺	六九
庚子聯軍一役慶王府臺未損	五六	清宮正月不禁賭	七〇
二老天下之大老	五七	中國官錢局原始	七一
丙戌三總督	五八	章翻	七二
己丑三巡撫	五九	打鹿圍	七三
宋版十三經	六〇	豹尾槍	七四
起居注	六一	萬壽寺	七五
自殺有罪	六一	張南通與袁項城縮交	七六
張謇之時文	六二	張南通對袁項城	七七
翁文恭與德宗之魚水	六三	官場現形記	七八
提溜靴包上衙門	六四	理藩院	七九
顧亭林于晦若	六四	張燮鈞先生之髮	八〇
張南通勸袁項城作中國華盛頓	六五	賜宴與賞食	八一
馬褂	六七	薩鎮冰安步當車	八二
賣摺子	六八	張善子善移虎性	八三

願巨六不啖牛腩	八四
剪髮	八五
官產中之一掌故	八六
甘老頭甘心報主	八八
張審狀元	八九
滄清衙門之「年假」	八九
關於慈禧放舟	九〇
嗜古家摺扇集錦	九二
顧亭林先生歌介不渾俗	九三
白字	九四
幾件白字諷聞！	九五
「老虎剪」	九六
婦女耻骨之黑痕與貞操問題	九七
茶棹	九八
狀元宰相	九九

清代四體經

經館分內館外館二種

清字經館為內館之一



清代對於經典有一特別創製，即「四體經」是也，譯經之衙署曰「館」，俗曰「經館」，清代經館有二種，在宮外者曰「外宮」，在內廷者曰「內館」，其「清字經館」為四館之一，上述之四體經，即為「清字經館」之鴻製，除此外尚有所謂「金字經館」及「經咒館」，此二者為內為外則無考，清字經館址在故宮西華門內咸安宮東夾道，其北即桶子河焉，清初為西阿哥所之「西所」，（東所在武英殿西尙衣監後）乾隆三十七年開館譯經，嘯亭續錄載：「乾隆壬辰上以大

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禪悟深邃，漢經中咒揭惟代以翻切，並未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綜其事，達天蓮筏諸僧助之，考取滿謄錄纂修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藏，四體經字始備，初存經板於館中，後改為實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蓋清字經乃重譯意，不重翻切者也。前本報載之柏林寺印刷藏經告成，其原板謂為雍正十一年莊親王等在賢良寺藏經館所刻者，疑此為外館之製品，與

內館非一事也，然內館經板，不知流落何所矣！

(劉振卿)

相爺之相

前言包拯非宰相，入於小說戲劇則爲「相爺」，因他爲陳士美相過面，所以他的「相」，另有一解。

今覽名家筆記，「相爺」善於「相面」者大有人焉。

曾文正公——(同治朝之湘鄉侯相)——善相人。江忠烈——(忠源)——以公車至京見文正，文正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後果殉難廬州——見薛庸菴(福成)

筆記。

榮祿——(光緒朝之樞相)——曾云，肅順長身玉立，窩肩火色，頭部上銳下豐，全係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貴，但忌聲嘶，肅順豺聲，是以不克善終。並謂滿員司後官一品某君形貌與肅相似，後皆如其言，是榮相亦善相術也。

——見陳庸菴——(夔龍)——夢蕉雜記。

顧德李侍郎文田，以善星相知名於京朝士大夫間。高蔚然金鑾瑣記云：「某公謂李若農曰，前輩善推星命，晚生何時拜相？李曰，公勿望拜相，公拜相，國家已不可問矣。都下相傳以爲媿笑語，事後思之，某公得也。清室已瀕於亡，若獲先見，非戲言也。」若農雖非「相爺」而所相之「某公」則相爺也。案「某公」應是李殿林，於徐世昌大拜後，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稱李中堂。

(凌霄漢閣主)

張謇得狀元之由來

光緒甲午，殿試閱卷大臣，南皮張之萬（道
光丁未狀元）子青居首，次爲麟書芝廬，（特授
翰林）次爲高陽李鴻藻，蘭孫，（咸豐壬子翰林
）翁同龢叔平，（咸豐丙辰狀元）居第四，志
銳伯愚（光緒庚辰翰林）則第八也。向來八大臣
閱卷，各以其人之次序，定甲第之次序，所謂公
同閱定者，虛語耳。是科翁叔平得江蘇通州張季
直（謇）卷，必欲置諸第一，張子青不許，幾欲
忿爭，麟芝菴曰：「吾序次第二，榜眼卷吾決不
讓，狀元吾亦不爭！」李蘭孫助翁叔平與南皮相
爭，謂「吾所閱之沈銜一卷，（沈號洪泉，浙江
秀水人，曾放陝西學政，現居上海，年七十有餘
，當時補殿試。）通場所無，今亦願讓狀元與張

，幸公俯從，「南皮無可如何，乃勉從翁意，其
所定之狀元，改作探花。（按即長沙鄒沅，字叔
進，現居上海），以麟芝菴不讓榜眼也，（按榜
眼即攸縣尹銘綬，字佩之）一甲既定，乃譎以沈
銜列傳臚，高陽曰：「如此佳卷，不得鼎甲，更
得傳臚何爲，不如位置在後。」時已晏，內廷催
進呈前十本，而傳臚未定，難以捧入，羣人因高
陽一言。皆默不作聲，志伯愚起曰：「吾所閱一
卷如何，能激竿否？」南皮略觀，即曰：「甚好。
」於是吳筠孫（號竹樓，儀徵人）昂然爲二甲第
一矣，而沈洪泉得二甲第二。（萬樹梅花館主）

章太炎之筆

求諸家內大書海，文房所藏，筆類之盛，鮮
有能及章太炎者，蓋太炎以書法名海內，國中之

善製筆者多以筆進，務以得其試用加以品題，榮，於是太炎之筆小大出之，不可勝用矣，太炎一生，以賣文鬻書而生活，而晚年鬻書所得尤夥，每歲所獲可在萬金外也，其門下士有貧乏不能自存者，輒就教於太炎之前，太炎常納之，有善爲文章者，有工書法者，輒教所長，以助其師，故太炎晚年之文，多成口授筆述，或由其徒撰就而由彼稍加潤飾，如非大文，鮮自動筆，即於書亦然，非關文獻，必假手於其徒，其徒賴以舉火者遂比比矣。

(升升)

吳三桂之青劍龍

吳三桂，傳有青劍一龍口，每逢更殘夜靜，大雨傾盆之時，能自脫壳躍出尺許，該劍爲鈍鋼製成，殺人已達數萬，銳利非常，長約三尺，每

出壳，白光閃閃，寒氣侵人，隱現血星斑點，誠不可多得之物也。

(枚)

孔氏世職『曲阜縣』

廢於乾隆二十一年

曲阜爲聖人之邦。唐代以後，縣事由孔氏族人，保選子弟之諳政治者主之，外人不得宰是邑，所謂『世職知縣』也。至清乾隆二十一年，世職知縣，改授世襲六品官，出自魯撫白鍾山奏請。疏謂：『曲阜知縣例用孔氏族人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且邑中非其尊長，即係姻婭，牽制狎玩，在所不免。應請改爲在外揀選，不必拘用孔氏一家。』詔令部議，准以外省知縣另補。自此而後，曲阜縣不再爲孔氏世職矣。(心光)

同光間之潘翁

同時爲尙書皆好獎掖後進

潘斷斷無他翁則不免客氣

光緒中葉，吳縣潘祖蔭，號伯寅，咸豐壬子探花，常熟翁同龢，號叔平，咸豐丙辰狀元，同時爲尙書，皆好獎掖後進，獎勵名士，潘斷斷無他，尤爲懇到，翁則不免客氣，潘不好詣人，客至無不接見，設非端莊正士，則巖氣正性待之，或甫入座，即請出，翁則一味霽然，雖門下士無不答拜，且多下輿以譚者，此兩公之異也，潘一日向盱眙王伯恭曰：「叔平雖君之座師，（王戊子孝廉），其專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已而笑曰：「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然將來必以巧妙欺，

君姑驗之。」後又曰：「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亦愚不可及。」庚寅之冬，潘薨於位，翁旋爲軍機大臣，戊戌罷官，交地方官看管，迨宣統及位，始由綏陽端忠愍師，由兩江總督任內奏請追諡文恭，一切處分，悉予開復。

（萬樹梅花館主）

有清一代

鄂人爲相者五人

吾鄂在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中，入政事堂者，孝感熊文端公，漢陽吳文僖公，大冶涂倅廬相國，襄陽葉崑臣爵相，襄陽單文恪公，凡五人而已，熊吳爲世名臣，襄陽尙少表現，葉功過不掩，大治以附納爾太傅，與清流爲敵，其干清議處，尤在附納爾合傾湯文正公，物論不少恕之，實則

大冶生當明季，便有才名，尤爲竟陵東鄉兩公所器賞，入清初講求有用之學，初仕開封，及充州推官，平反當時故國檔案，株連大獄，全活至數千人，典試分校，所得率知名之士，官戶禮兩科給事中，於鑿糧餉，定樂章，均有成績。彈劾不嫌府怨，撫江南，於清刑獄，興學校，及戒士女遊觀，以變積習，尤爲善政，入閣辦事，如大清會典一統制，皆總其成，有大制作，皆出其手，使陝西時，挈鄉人旅櫬歸自護之，人多感頌，罷職居武昌，爲倚晴閣以娛老，論其生平，亦卓有表現，徒以失所宗主，細身貪人，遂以一肯掩其生平，殊可惜也！從古居大位者，最怕敵公論，仇正人，秦檜以仇岳忠武，嚴嵩以仇楊忠愍，遂罪不可恕，不然，邱濬季紱，曷嘗不爲二人溺害哉？抑大冶同時，如崑山徐健虞司寇，亦傾隴州

，黨納蘭，據蕭敬孚文稿，知隴州之中傷至死，崑山特有大刀，然後人之責備者，崑山可恕，而大冶不可道。則又崑山著述傳世之功，收召名流才俊之力也，袁子才因顧黃公爲詩，寬龔芝麓之責備，謂「文人善爲人文過」，此亦理之所有也，至於認賊作父，以博人間富貴者，當知所以自處者矣！

（萬樹梅花館主）

清代銅錢製造廠

寶泉局屬戶部

寶源局屬工部

清代銅錢製造廠有二，曰寶泉局，屬戶部，曰寶源局，屬工部，寶泉局順治元年設爐五十座

，每年鑄錢三十卯，以一萬二千八百一十串爲一卯，乾隆朝改爲一萬二千四百八十緡爲一卯，遇閏月則加三卯，康熙二十三年改每年鑄四十卯，雍正四年又加一卯，六年又加九卯，乾隆六年加二十卯，七年加爐十座，每年以製六十一卯爲限，遇閏月改加四卯十六年加十卯，二十五年加五卯，三十八年減一卯，每年以七十五卯爲限，五十九年減二十卯，又減爐十座，又減二十五卯，每年爲三十卯矣，嘉慶元年加十卯，四年加十七卯，又加十五卯，五年加爐十三座，加鑄十六卯，又加勤爐十座，九年減爐十三座，減鑄十六卯，又減二卯，十年減六卯半，十一年減四卯半，旋又加四卯，十二年加十五卯半，咸豐三年，定每年以鑄七十二卯爲限，而以十二卯改鑄當十錢，當十大錢，當千大錢，當百大錢，各三卯，

四年四月定每月六卯，以二卯鑄制錢，二卯鑄當十錢，一卯三分鑄當五十錢，其餘七分鑄當千，當五百，當百，等錢，同年七月定每月加鑄當五錢錢一卯，鐵制錢一卯，九月加鑄鉛制錢一卯，五年又改每月鑄當十銅錢二卯半，制錢二卯半，每月共五卯，直至光緒末年，尙未改也，其寶源局則自清初至末葉，始終爲二十一爐，每年鑄錢七十一卯，遇閏月加四卯，而每卯則爲六千二百四十九緡二百七十文也。

(恨生)

康南海之尊孔

南海康有爲氏，少讀孔，佛，耶諸教之書，精研極深，其後，政治生活失敗，遍遊諸地，以遊歷所得，考求尤詳。氏嘗謂：「耶氏尊天愛人，道直捷矣！然言魂靈，不如佛之精微，言世法

不如孔之詳備，孔子之道，最仁，最精，最大」。

。故氏之布教于中國，即以孔子爲宗也！

民國成立後，設孔教會於上海，傳教講學，努力聖教之復活。

氏精研孔子道數十年，發明孔子學之真偽大小正變有三，（一）荀子之禮學，秦漢以來因之，（二）劉歆作偽之古文經，魏晉以後用之。（三）朱子之理學，宋元明千年以來從之，氏所發明孔子之教育繁多，今擇數端如下：

「孔子爲博愛義，而非獨善義。——孔子主仁，樞皇飢溺，以救天下，徧救各國，以行仁政，其道之序曰親親仁民愛物，博愛至矣，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豈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哉，僅獨善其身者，非孔子之教矣。」

「孔子爲進化義，而非保守義——孔子有三

世法，由據亂進於升平，由升平進於太平，爲進化計，則僅保守據亂法者，非孔子之教矣！

「孔子爲愛國義，而非天下義——孔子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於魯書我拳拳於父母之邦，憂其政之不修，兵之不振，恥異國之弱己，則但言天下者，非孔子之教矣，蓋孔子春秋有臨一家之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天下之言。」

「孔子爲自由義，而非服從義——孔子言我不欲人之加我，亦無加諸人，即我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也，但據亂之世，未能速行，易日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又曰聞斯行之，貴自立而惡奴性也，則僅言服從者，非孔子之教矣！

「孔子爲民權義，而非君權義——孔子之作春秋也，于梁亡則許民之去其國，于衛人立晉，則許民衆之公立君，于宮人殺其君庶，則許民誅

其無道之君，所謂賊仁謂之賊，賊義謂之殘。聞
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堯典稱師錫，聲唐稱登民
，孟子稱國人之議，皆民權也，若僅言君權者，
非孔子之教矣。」

（渤）

南齋供奉

頤和園中到處可以看到「慈禧皇太后御筆」
，此外便是南書房翰林寫的匾額，對聯下款署著
臣張百熙，臣鄭沅，臣吳士鑑，臣袁勵準等等，
這些先生們都是「真而又真的翰林」，他們最拿
手的技術是「官樣文章殿體書」。

清代大學士若不入軍機，不爲真宰相，（中
興名臣曾左李三公，皆大學士，惟左文襄爲真相
，曾李皆未入軍機，非常牢騷）翰林若不入南書
房，不爲真翰林。（清季稱留學生之翰林爲洋翰

林，有時指科舉翰林爲真翰林，以別於洋翰林，不
知科舉翰林亦須入南書房，方爲真中之真。）

翰林體制清貴，是皇帝文學侍從之臣，對於
任何大臣皆爲平等。然翰林甚多，不能人人直
。故有南書房選取少數辦筆墨審定書籍，乃皇
帝之秘書。袁世凱之政事堂乃仿照軍機處，其內
之監則仿南書房。（內史中翰林甚多。王壽彭劄
春霖兩位狀元之外，有榜眼夏壽田，探花鄭沅。
惟鄭沅是南書房舊人。）

一二品大臣，各部院堂官之在南書房行走者
，其人早已離去翰林院，然稱「南書房翰林」，
即「真翰林」之特徵也。編檢等官在翰林院有所
言，須由掌院學士代奏，若入南書房則專摺奏事
。掌院按期傳見翰林，南書房及上書房翰林可以
不到，在外不受掌院之拘束，在內廷則與軍機大

臣同一優待。南書房翰林更有一特別之榮典，即皇帝駕崩得穿孝百日，其一二品大臣則須特別指定方够上穿孝也，故「孝袍子」比朝珠貂褂還榮耀十倍。

(凌智漢閣主)

譯

館

清初無外交專署，凡外邦以文書實禮相通者，輒設館以司其事，然所司不過翻譯文字語言及招待諸事而已，無所謂外交方針及折衝手段，蓋當時中國以天朝上邦自居，其他皆目之曰「夷」，所謂「夷務」，即今之所謂「國際」「國交」……等名詞耳，其館分十一種，曰「賓館」，招待貢使之官旅店也，分三處，一在御河橋，一在宣武門內，一在正陽門外，設館卿及大使等官，

貢使至，宿館內，翌晨奉表至禮部交貢事畢，則賜宴，或在禮部，或在館內，其給賞則在午門外，貢使每日所需皆由戶工二部供應之，曰「會同四譯館」，乃習外邦語言及文字者也，然四譯館之外，又有所謂「西域館」，俗曰「回子館」及「西域回文志館」，司譯回部語文，「百夷館」又名「緬子館」，司暹羅，緬甸，蘇祿，南掌等語文，「高麗館」司朝鮮語文，「唐古志館」司西藏語文，「蒙古房」司內蒙，喀爾喀四部（外蒙）阿拉善，額濟納，青海蒙古之蒙古語文，「附設托志館」司科布及伊犁二處之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三部語文，「拉體諾夷文館」則附於四譯館內，設西洋譯生四人，蒙古房者四人，專司西洋語文，「俄羅斯館」司俄國語文，「琉球館」司琉球語文，各館司譯乃指奏對及到部

時之語言，若實單及表文，則由禮部將原件交蒙古房，再轉傳各該館譯生，至蒙古房內繕譯，始入奏也，上述爲嘉道以前制。咸豐後，各館皆裁併，以俄羅斯館裁最晚（同治元年），所存者僅一四譯館而已，其「同文館」因非清初舊署，此篇不敘焉。

（恨生）

王八坑孽龍井

彰儀門外兩件不可解之事實

一個黑水洶湧一個黑風狂吼

故都彰儀門外，約十餘里，有巨坑一，附近居民，皆以「王八坑」名之，據當地老人談及，沿傳此坑創自明代，因其地爲海眼，故裂石龜以

實報輯觀

鎮之，然事不載史冊，無從稽考，只得妄言忘聽而已，民國四年，修京張鐵道，（即今之平綏道）適經此坑，監修員督率工人掘之，意欲安置鐵軌，不料甫掘尺許，果見巨石龜一，大可二畝餘，合百餘健兒之力，始得移動一腿，甫移動時，即有黑水漫出，頃刻間，水溢坑外，勢極洶湧，修道員工皆大駭，急將石腿移置原處，黑水始止，鐵軌遂避坑安置焉，此事附近居民，類能言之，老友趙君，蓟南人也，民四修京張鐵道，趙君充監修員，此事亦曾目擊，趙君爲余言之甚詳，據此證明，石龜鎮海眼之說，似可信也。又彰儀門外八十里許，有一著名古刹曰檀栢寺，寺後有古井曰「孽龍井」每歲春秋佳日，往此等焚香覽勝者，大有人在，騷士墨客，有吟咏，有筆記，然對此孽龍井，則無人敘及，井本無奇，井石上

滿鑄蒙古字，模糊不能辨，井旁有鐵樹一株，大可合抱，當係千年物也，井中有巨鐵練一，上端以鐵鎖鎖樹上，練粗如碗，每扣長約尺許，力可提出者約三百餘扣，寺僧告余云，此井鑿於元代，井中鐵練，係鎖一孽龍，井固無名，遂名之曰「孽龍井」，據余詳細考察，井上滿鑄蒙古字，其鑿於元代之語不虛，至鐵練鎖孽龍，則未免荒誕無稽耳，但據附近老人談及，民國初，曾有好事者多人，將鐵練提至三百扣時，則聞井中黑風狂吼，聲震十餘里，放置後，聲漸息，後遂無敢問津者，證之寺僧，亦云如是，據此，則孽龍之說，似又可信，繆之此坑（王八）與井（孽龍），固屬無稽，然黑水黑風，從何而至，殊不可解，茲並誌之，以待科學家之考察。

（鳴皋館主）

朱車柵欄

遼清故京城內各巷匪防設備

四門柵欄佳西華門可尋遺跡

清時，故京城內各巷，皆有紅木柵欄，以防匪人，而禁城各門，則亦有之，名曰「朱車柵欄」，又曰「四門柵欄」，四門者，即「大清門」，（今中華門），「東華」，「神武門」是也，柵欄之故址，皆設於各門外，如東西華門及神武，則於御河（即紫禁護城河）之橋端設柵，其「大清門」則柵在石獅前，「大清」「神武」二門之柵，皆闕五門，其東西華則三門，此四柵首先撤消者，爲大清門前木柵，時在鼎革後，袁政府改造棋盤街時也，其後，東西華門及神武門三柵，亦相繼拆去，今各門木柵，僅西華門前之木柵

，尙稍有踪跡可尋，其他三柵，則無形影矣！按禁城木柵，不僅上述四門有之，而中海之西苑門，及三座門（文津街者）與午門前，舊亦有木柵，內西苑門及內三座門，皆三洞，獨午門前者七洞，不獨此，即東西華，神武，午門內之登城馬道，亦有柵欄，名曰「蹬道柵欄」兵部則例載：「各設腰刀十口，弓二十一張，箭四百二十枝……」又會典載：「紫禁四門內蹬道柵欄，各護軍校二人，護軍八人，防範火班護軍校一人，護軍七人……」此二載皆爲午門前及馬道有柵欄之證，守則恐無人知此矣。

（恨生）

帥

民國十四五間孫傳芳督蘇，有意禮賢，特派丁在君博士爲淞滬總辦，且令兼司警備，總領師

實報 暢觀

干。滬人曰：此「馨帥」之代表也。應號之曰「在帥」。雖是諛諧，却未深考此種稱號之由來。這是總督巡撫專利的稱號。別看「帥」字像是武行，「帥」上加一個字的「台甫」，則非文職封疆不能用。

袁世凱做直隸總督，獨「袁慰帥」，姜桂題做直隸提督，則不能稱「姜翰帥」，而只能稱「翰卿軍門」。

張勳以提督駐紮江南，也只稱軍門。總督張人駿安圍則可稱「安帥」，此外山東巡撫如孫寶琦，慕韓稱「慕帥」，浙江巡撫增韞，子固稱「固帥」，一切兼提督，不兼提督的巡撫，都可以稱「某帥」，而武官無論如何高貴，皆不能有此稱。

武官在自己的營裡，他的標下將官稱他「老

帥「大帥」，可以隨便。一出營門，碰見文官，不怕卑小典史，巡檢，亦決不稱他甚麼帥。

民國以後，要槍桿出風頭出大了，就可以稱雨帥，仲帥，効帥，嘉帥，這帥，那帥。可憐從前有名的專閫大將，聶士成，馬玉崑，宋慶等人，做夢也想不到的。

聶士成將軍（字功亭）庚子禦侮殉國，予上諡建專祠，烈烈轟轟，爲武人模範，生前從未享有「功帥」之稱。而豈料十數年後，內戰弄兵搶地盤的丘八，都是某帥某帥了。聶公有知，能不笑乎。

（凌香漢閣主）

朱益藩醫理深邃

遜清宮庭極信任之

朱太保（益藩）與梁文忠公（鼎芬），民國

五年冬，同拜毓慶宮行走之命，月俸六百兩。

朱梁兩公匡君甚切，慶親王奕劻死，例應予諡，梁謂奕劻有大罪，不應予諡，朱力助梁申言其理，宣統從之，因諡曰：「可諡曰幽曰靈」（幽靈皆惡諡）惟終碍于攝政王載灃之指謂，奕劻係本家，遂諡曰「敬」。

朱太保醫理深邃，以謹慎故，不無胆小俱宮庭極信任之，后妃有病，雖午夜十一時一聞電話叫起，亦必籠燭入宮也。

「文誠」諡法，道光以前不能記憶，同治以來，丁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人，未散館以軍功特授編修，官至四川總督，特諡文誠，其次戴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散館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法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誠，今朱定園有追贈太保，諡文誠之說。

多福多言多禍

一 懲御史趣聞 一

滿清中葉以前，御史一職，強半爲滿人充任之，漢人膺斯任者甚尠，雍正朝，爲融恰滿漢情意計，乃多派漢御史，蓋予漢官以言權，藉圖郅治也，乾隆初年，有陝籍進仕韓多福者，素有書呆之外號，旋遷御史職，上固知其憨直也，韓初奉命，自付身爲言官，曷可無事言，再四思維，迄乏題目，嗣想每日入朝，自宜外關中會館啓行，必經順治門，遂以順治二字，與世祖年號抵諱，奏請改易門名，乾隆帝覽及奏章，欽批飭該御史親到順治門審視城名復奏，韓奉命後，疾趨順治門看城匾，乃悟順治實宣武也，尋引咎請罪，上僅申斥而已，韓經挫折，憨仍不斂，每見九門

提督出巡，前護後擁，威勢十足，因具摺奏，請假各御史肅靜迴避牌，及鞭棍等執事，俾遇逾法官民，立時嚴懲，帝以所奏不倫，又申斥之，某日韓遇大司寇於市間，韓因該員未迴避讓路，秘摺大發牢騷，略謂御史有代表皇上之行爲，該刑部尙書，見御史而不迴避，與目無皇上曷殊，帝覽奏，怒其愚頑難馴，竟交部議處，開缺，發往軍台効力，韓多福，多言誠多禍。（介賢）

才奴

並非賤詞

滿語「阿哈」之譯音

奴僕之奴非奴婢之奴

臣僕之僕非隸僕之僕

前讀某公筆記，謂清制漢官文武皆稱臣，滿官文二品以上稱臣，其餘皆稱「奴才」，此說稍誤，清制之「奴才」非賤詞，爲滿語「阿哈」之譯

音，乃「奴僕」之奴，「臣僕」之僕。非「奴婢」之奴，「隸僕」之僕也，「說文」謂僕爲「給事者」，如官制中之車僕，司僕，大僕等是，故「禮」之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清廷關外未建帝號時代，凡宗親八旗之子弟，皆爲建州覺羅部之家臣，即仕於家者也，建帝號後，以至入關，則爲大清之國臣，乃又仕於公矣，雖脫去家臣名義，而一般豐沛勳舊，因欲表示從龍功績，乃追溯關外舊事，輒自稱曰「滿洲世僕」，故滿蒙人雖親王亦稱「奴才」，古寫之僕作「隸」形，即此意也，「說文」又曰：「奴婢古之罪人」，「周禮」秋官司厲亦曰：「男子人於罪隸」此即奴婢。隸僕之謂，故內務府總管大臣譚言曰：「包衣，按班」包衣譯言爲「家」，按班爲「大臣」，即「家內臣僕」也，簡言之，即「

家下人之長」家僕次於公僕一等，故包衣人見清帝稱「奴才小子」不敢以「奴才」自居，而太監稱「奴婢」，蓋皆爲隸僕耳，八旗人見王公稱「章京」三旗人則稱「奴」，此即一誇，而漢官稱奴才者，武員常見之，而文員非受異眷之重臣，不能稱之，然僅形諸口，不能書於奏牘也。

（孤雲）

趙協台

捉賊又交賊

養賊又吃賊

光緒末葉，步軍統領衙門，有中軍副將趙某，西郊人，皆以趙協台呼之，其寓

所在海甸燈籠庫，其家雖爲私宅，而設置如提署，有檔房，監獄，刑審堂……等，其辦公地點不

在協署，而在私宅內，其家房屋分五院，除兵番役住兩院，其餘四院自外表觀之，房屋建築法頗不合局式，橫豎相雜，門戶錯列，每屋必備四門，院與院通，屋與屋通，蓋此公喜用非刑，以致仇怨滿地，善良者固能忍而受之，而一般草澤英雄，因案而罹法網，則咸思得協台而甘心，故每至夜半，成羣結夥直詣趙宅，應立屋上，呼趙名而索者，每夜必三四起，比輩匪徒，多爲南苑黃土崗一帶屠馬賊，武技甚精，來去飄忽，官兵無如之何也，每賊至時趙則啓暗門而遁，使人登屋與賊答話，不敢捕也，賊知趙弗在，憤然去，而明夜則又來，終年無靖時，其奉趙命與賊答話者，非趙僕亦非隊兵，乃趙所豢護院人，俗曰「兩把手兒」，又曰「黑人兒」，此輩亦路劫明仗江洋大盜之類，因與賊通，故賊之動靜趙亦知之，

趙豢此輩有三利，（一）曰「攪風」，即賊至趙寓時，使此輩用匪徒黑話將賊誑走也。（二）曰「掏案」，即賊去後，使一人尾隨之，偵其下落，急歸報趙，遣兵包圍之，及被捕，而匪不知兵由何來也。（三）曰「補點兒」，即府邸巨宅有大案出，奉旨勒限捕拿，日久不獲，爲保持翎頂計，乃將所豢之黑人兒擇一人綁交提署，刑迫之，命以正身自承也，俗所謂「捉賊又交賊，養賊又吃賊」則此焉，後黃土崗匪黨，趙仗岳家力，一律肅清，故其人對治安則有殊功，趙死後遺數子，一任四川州牧，一擢署參將，某年因叩關案致革職，而陝秩邊焉！（野鶴）

同文館

同文館之設，士大夫多守舊，以「用夏變夷

「非議者衆，倭文端（仁）以大學士爲帝師，負重望，反對尤力，雖逢旨，而一時清議極推服之，翁文恭（同龢）時與倭文端同值弘德殿，其日記中，於當時情事，頗有所記，同治丁卯正月二十二日云：「見恭王等連銜奏請設同文館，咨取翰林院並各衙門正途人員從西 習天文算學原摺，命太僕寺卿徐繼畬開缺管理同文館事務，有老成重望，爲士林所矜式之褒」，二十三日云：「又見同文館章程」二十九日云：「是日御史張盛藻，號春階，湖北枝江人（即清華大學教授張準之祖）封奏，言同文館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員，奉旨毋庸議」，二月十三日云：「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爲師」十五日云：「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館不宜

設，已初與倭徐兩公同召見於東暖閣，詢同文館事，倭相對未能悉暢」，二十四日云：「前日總理衙門尙遞封奏，大約辯同文館一事，未見明文也，京師口語藉藉，或黏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對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三月初三日云：「軍機文汪兩公至懋勤殿傳旨將總理衙門覆奏同文館事摺交倭相閱看，並冬督撫摺奏信函均交閱」，二十日云：「與良峯（倭仁號）相國至報房，並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稱中國之人，必有講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某督飭辦理，與同文館互相砥礪等因，總理衙門所請也，朝堂水火，專以口舌相爭，非細故也」，倭文端死後，巴陵謝巖伯大夫以聯輓之曰：「肩正

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書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化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於清議也。（萬樹梅花館主）

電燈綵牌樓

慈禧萬壽期在舊京初見

居家安電燈始於懷塔布

舊京遇有國家盛典日，繁盛街市，咸置綵坊，上綴電炬，入夜則大放光明，以申慶祝，民元二年間，綵坊以正陽門及天安門前爲最鉅。天甫昏黯，綵坊下萬頭攢動，蓋爲市人競看彩牌樓也，後數年，綵坊增多，市人習見，遂不爲異。本市初搭綵坊，在光緒末葉，慈禧「萬壽」之期。

實報暢

當時，京師電燈公司，成立未幾，市人猶以電火爲新奇。若綵坊而益以電炬，尤屬見所未見。是以五牌樓綵坊輝煌之夜，紅男綠女，爭看惟恐或後，盛況不亞上元夜之看花燈。

本市有電燈，始於清室內庭。頤和園內，先放光明。製電鍋爐，爲英人所贈，與小火輪同爲目下罕見之物。清廷先後特設驗船公所，電燈公所兩機構，附屬於海軍衙門。司其事者悉旗員，月俸優厚。每閱二年，准照軍功勞績，列保一次，是項保案，爲清廷特勅，兵部吏部，不得駁復。保舉之濫，無有甚於此者，海軍衙門，本有新內務府之稱，兩公所差缺之美。時人竟謂無異於「造辦處」。

電燈公所供給內廷用電之發電廠，設於西安門，亦爲禁地，即今府右街北首豁子處。是項建

築，其時極稱新穎。遺址仍宛在，徒供路人瀏覽矣。至居家住戶首先設置電燈者，始於懷塔布。懷廣菊兒胡同，緊鄰榮祿私邸，其能有此特殊裝置之因，傳在吏部尙書時，以核保案而獲此。懷氏後在任都御史職。吏部尙書，則以獲咎而受革也。

(心宥)

鐳子隊兵

死於鐳

常人帶鐳

亦多殉鐳

滿清自戊戌變後，政治精神，爲之一振，迨己亥春，端王載漪，乃奉命編練虎神營，選旗壯丁八千，積極教練，原期拱衛京師之甲，西后住

頤和園時，漪特集合所部，在平西藍靛廠營地，奏請閱操，西后閱竟，頗加贊許，漪亦興奮之極，旋將所部擴充萬人，兵丁腕上，各帶一鐳，上鐳虎神營勇四字，以作誇章，既杜假冒之弊，又防私自潛逃，鐳係金屬製成，且係鑄其接口，一經帶上，即難卸下，該營所使武器，除舊式長槍大戟之外，以火槍（即二人抬）車子炮二種，爲最精利，當日該營，素稱國軍精銳，然拳亂之後，聯軍入城，該營亦不戰而星散矣，平日兵丁帶鐳，國人稱之爲鐳子鐵，又稱腕子鐵，又稱萬子營，或取形，或會意，簡稱而已矣，在聯軍搜捕拳民時，恒驟舉手如敬禮狀，其人若環舉回敬，發現腕上有鐳時，必遭洋兵槍斃，其時男子亦多帶鐳，一經檢查，凡帶鐳者，必被槍殺，故雖婦女無敢帶者，簽謂洋兵恨鐳，或云愛鐳，雖死不悟，實則

聯軍以戴濤所部虎神營，素與拳匪一致仇洋，營兵既以錫子爲標識，因之洋兵亦檢帶錫者殺之也。

隔壁聞聲

上海新奇騙術之一

民國十九年春，余以事羈留滬上，大命理家活神仙之聲譽，早已雀噪耳鼓，端說這位活神仙乃皖江人氏，流落滬上，生計極爲艱窘，遂妙想天開，賃室於四馬路惠中旅舍，以相命家自許，怎奈無人問津，收入不敷旅費，乃謀之於友人，貸金三百番作爲佈置基本，仍在四馬路地點，另闢一室，室係內外兩間，中爲板壁，特置長木案棹一張，以三分之一安置內室，三分之二在外室，突視之，形同整案，惟案之抽屜，內外相通，

活神仙則於案頭安置筆硯書籍，端坐其間，另聘一善書之人，預備紙筆，坐於內室，問命者只知其有屋一間，固不知其有內室也，如有問命者至，活神仙必高聲問其姓名，年齡住址，並云，「余固知命，但純恃一誠字作功夫，所謂誠則靈也，君等欲問休咎，對余所問，不可有隻字虛僞，否則不靈，毋怪也」，問命者誰不欲其靈驗，當然據實相告，活神仙大聲詢問既畢，內室之繕寫人，亦已聞聲書就，遂將所書者，從內室抽屜，遞傳到外室抽屜內，活神仙知已遞到，乃徐徐開口向問命者曰，「君果係誠意問命者，君之姓名，年齡住址，余固早已知之矣」，言時，從抽屜內取出紙條一張，遞與彼人，即問命者之姓名年齡住址，赫赫然詳載於其間，自是活神仙未卜先知之名，一傳十，十傳百，以至全滬人士，莫不

交口稱讚，頌爲神聖，一方面活神仙亦自高其身價，普通開命者，即索百金，開終身者，輒索至千數百金不等，甫及半年，活神仙已團團作富家翁矣，是時余正客居瀕濱，阮囊羞澀，只以活神仙身價太高，書生寒酸，終無緣與神仙一面，咫尺竟成天涯，惟有望洋興嘆而已；又數月，路過神仙府，而雲漢洞口，風去樓空，殊爲驚訝！詢之四馬路商民，則曰活神仙之騙術，早已被人識破，因爲余言板內室，書記傳遞之經過甚詳，余嘆曰，世道日非，人心不古，爾愚我詐之事，層出不窮，又豈活神仙一人而已，但江湖中之新奇騙術，似此却不多見，昨讀李薰風君「坐地不語」，固知天下事無獨有偶也！（鳴臬館主）

東坡肉

古語云：「遠公煮酒延陶令，佛印燒豬待子

瞻」佛印高僧也，燒豬食客，殊不近理，又看品中有名「東坡肉」者亦極奇特，修行人皆懷此疑，偶閱舊人筆記中，有載此事者云：東坡一日患熱病，死已竟日，惟胸間尙餘微溫，佛印知之，乃入某鄉民家，向之化緣，曰：爾家家產數子，其中有一小豚，不肯食乳者，望賜與老僧，鄉人許之，佛印袖此小豚，至東坡室，擊斃之，坡乃霍然而愈，印乃袖此死豚回寺，越日東坡至寺，佛印留之午餐，以器盛豕肉出，東坡問故，印曰：「此東坡肉也。」坡乃驚駭，汗出遍體，從此即不食肉云云，始恍然燒豬待子瞻，及東坡肉之來歷，一曰皆由於此，並非佛印犯殺戒，以徇東坡之嗜好也，於此有可以証明者在焉，一佛印將小豬擊斃，東坡即蘇，試問東坡與小豚，是一是二，於此可以明非一非異之理，佛印之擊，豈殺

是救，於此可以明即殺即度之理矣，一東坡素喜食豕肉，則與豕所結之緣甚深，業緣相遇，終必受報，冶禪師嘗云：「無論何等人，即貴至天王，倘今日已食此衆生一嚮之肉者，則已與此衆生有了交涉，何況日日食之，其交涉之複雜可想，然則戒殺者，不盡仁慈之念，亦不於與衆生交涉耳」古語云：「衆生隨業而沉淪，菩薩隨緣而救度」即此之謂也。

(景瞻)

清代冬季

三海冰上之韻事

慈禧率帝后等乘橇周游

吾國冰上交通工具，厥惟冰橇。孟康曰：「橇形如箕，橇（音譎）行泥上。」史記則謂：「泥行乘橇。」可知冰橇之製，實基於橇，以其能

刻冰而行。移其橇橋於冰上，未嘗不能刻冰而行也，橇橋着，彎木似弓形，利用其圓滑，堅滑之力也。冰橇之製不一，習見者，床形置橇橋，由人曳之而行，俗稱冰床，視冰凍之堅凝程度，定乘人之多寡，水凍不堅，冰床不敢出。舊京護城河中，曩至冬令，即有人以冰床渡客，今不多見矣。清代末葉，慈禧夏居頤和園，冬則返宮，王公大臣之入西苑門者，非逢恩賞乘轎騎馬者，均須步入宮掖。或入三海，於春夏，則須乘船隻，冬乘冰床，但以其名欠雅，或稱擁船，民國初元，百僚冬入新華門者，公府亦備有冰床，使官吏乘坐，制即沿襲前代也。慈禧性好動而不好靜，是以禁中各項交通工具咸備，火車，人力車，汽車，冰橇等，應有盡有。小火車由宮門達內殿，軌道，機車，坐車俱備，雖距離甚邇，而規模畢

陳，慈禧以機輪轉動，足以震盪身心，屏之弗坐，僅以玩具目之。汽車則遍置大內及三海，車身塗黃漆，繪金龍，光可鑑人，車座製以黃緞，綉金龍，極舒適，然置於一隅，馬達終未燃燒，蓋大內中人，以汽車駛行甚迅速，倘險陷不測，禍足亡身，故慈禧爲羣衆所阻，終未一乘。車在深宮，徒供觀瞻之需。冰橇，固有臨深履薄之懼，而宮中人則以汽行由人，謹慎將事，可以無虞，且護衛宮監，若選善於冰行者任之，更不慮有他，是以每屆三海中水或冰凍堅實時，慈禧如有興乘橇，則由宮內監將橇移置冰上。宮中冰，其式與普通冰味迥異，外形如輿如屋。下置轎橋，引索於前，由宮監曳行，橇內置墊，緣飾皮毛。底置皮褥以代毯，週圍垂以棉簾，藉禦寒風。橇內設三座，座面一方，座前籬中，各嵌玻璃一，以憑

遠眺。慈禧乘橇，恒率帝后貴妃宮眷俱，。行多四五乘相共，慈禧與光緒各乘一橇，后與貴妃，共乘其一，餘供宮眷乘坐，慈禧及帝所乘，舖墊優於其他，后妃宮眷，不得僭越也。當光緒十三年後，若非三海水凍不堅者，三海冰上，必見慈禧率衆乘橇周遊，亦韶事之一也。（鴻行）

張文襄公之死

誠感人心心乃歸

君民末世自乖離

豈知人感天方感

淚灑香山諷諭詩

南皮張文襄公病中絕筆詩曰：『誠感人心心

乃歸，君民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諭詩」或謂君民宜作君臣，後閩侯太傅告余，謂此字不誤，蓋實有所指也。文襄在樞垣日，力持大體，時津浦路方謀始，將簡大員督辦，粵人梁某聲氣素廣，期在必得，朝議已定，沽上士紳大譁，呼籲甚切，現充當某電燈公司之總理尤甚，文裡有「何物□□，冒藉監生」之手諭一條，余在廠肆會得此紙，至今藏之。當時文襄曾告馮澧曰：「輿論不洽」。馮澧曰：「輿論不洽如何？」文襄曰：「推其極恐激成民變耳！」馮澧曰：「君如贊同，誰再梗議，且朝廷練兵奚爲者，何以動畏民變耶？」文襄變色曰：「朝廷練兵，非以殺民者」。亦拂袖去，某督辦之令，旋亦未下，文襄因以嘔血，而病源遂伏於此。迨後朝旨突以馮澧攝行大元帥，未幾，又以其弟某某

典軍，文襄謂：「某某正在典學之年，不應問國事」乃乞病假，初本無疾，猶冀藉此促負屨者之悟，久之黃口親貴競進，某也海軍大臣，某也軍諮府管理，文襄歎歎感歎，每語客曰：「清社亡矣！」祈死之心愈決。中間閑閉謝客，在白米斜街私寓，輯師友遺詩，以償夙願，即近日吾師章武高澗奮帥所刊之「思舊集」也，其遺疏中有「不樹黨援，不殖私產」之語，爲毀菴太傅所加，故太傅挽文襄聯云：「窺徽早識清難爲」語外亦有所指也。文襄丁未入相，斯時瀚漢新舊之爭最烈，感歎所及，輒厲於詩，新舊云：「璇宮憂國動雷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新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又西山詩末二句云：「新舊祇今分半座，廟堂端費斡旋功」，凡知光宣朝局者，皆可識文襄苦心也，元和汪榮寶（袞甫）公使挽

文襄詩，有云：「匡時苦費調停策，絕筆驚看諷諭詩」兩語蕭括可見生平。（萬樹梅花館主）

重宴鹿鳴

重

重宴瓊林 重諧花燭

中國舊時紀念之典，亦恒有之，大抵屬於個

人或家庭之喜慶，富貴壽考生日，忌辰，科名，嫁娶等事，鮮有及於國事者，若「重宴鹿鳴」，

「重宴瓊林」則鄉會試獲薦一周（六十年也，非今之一星期）之紀念也。重諧花燭則結婚六十年之紀念也，重宴鹿鳴，重宴瓊林之紀念，雖在科名與壽，不易相兼，早捷者不必有壽，壽考之人，又未必爲少得第，故清季有提前出奏之通融，德清俞曲園所謂爲「一憫衰羸各競先」者也，重

諧花燭，則難在夫婦之白首齊眉，假定二十歲合誓，則此伉儷相將，各須壽登八秩，一人得古稀十歲者無多，况兩人乎（去年乙亥長汀江叔海丈夫婦八十本白首齊眉，又重諧花燭，不幸二老去，一同仙逝，可見重諧花燭之難，）重諧花燭，列須作新婚裝束，拾遺親戚族鄰，同拜天地，同拜祖宗，舉合歡杯，姑舅無存，則兒孫繞膝，堂前異景，其樂無涯，而河清難俟，則有十年一紀念已代之，去年春南開大學校長張君伯苓之四十年結婚紀念，儀式整齊，演詞至深，足爲摩登捧喝，亦甚有意義者也，所云：「新式太太虛榮心太太，不能幫助丈夫，還使丈夫爲了他，而去在經濟上想办法」，「舊時人物，只知對於兒子丈夫應當如此，不知道甚麼叫理論，但不知道的人要比甚麼都知道，能說能寫的人，好的多」，「青

年女子，可別盼着丈夫發財，他一發財，第一個看着不順眼的就是你。」「除了女是潑婦，男的無所不爲以外，都不應該離婚，夫婦間應該多體貼。」可稱句句真字字切，是使頑石點頭，摩登橋舌，我以爲此種紀念演說，勝於徒有虛文，不務實際之國事紀念遠矣。（萬樹梅花館主）

餉包

起源於袁慰庭練新建軍

各機關發薪，司會計者，恒將應發款項，按本機關職員名冊，及其應領金額，逐一分配加以包封。皮面註明領款人姓名，及應扣，實發等數字，事前手續，雖較複雜，第臨時可免匆忙，致

實報暢觀

貽差錯。聞此種發薪方法，襲取軍隊放餉之成規，是以普通人士，多以「餉包」名稱，傳錫蘄水包也。餉包起源，在光緒二十一年庚袁世凱奉命訓練新建陸軍時。在先，中國軍隊，中央向乏統治權力，故以郭子儀之忠武，九節度之師，終歸失敗。就清代論，兵部固有統一全國軍隊指揮之威信，但其實際，則惟綠營歸兵部統轄，各地方勇營練軍，由各省督撫藉詞於自保疆圉，自行募練。故兵部僅知綠營兵數，餘無所知。良以清代多以大學士出任疆圉，甚或倚畀元功，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皆以大學士侯爵伯爵，兼領總督，視六部尙書以翰林選進者，皆瞠乎其後，極受輕視。掌兵部者，豈特不能過問，亦不敢過問也。地方軍餉項，亦由各督撫自籌，甚或交互爭餉，或以爭餉而互劾。如左宗棠與郭嵩濬

，同鄉至友也，曾國藩保奏郭氏撫粵，郭爲會盡力籌餉。左宗棠入粵不得餉，則專疏劾郭氏去官。故會氏嘗謂「同室起夫戈矛，石變化爲豺虎」也。胡林翼撫鄂，籌餉遍供諸軍，面面俱到，皆衆稱賢。至以「齊桓公封衛救刑」之詞相贊美各督撫既陳師自衛，故於甲午一役，清廷向各省徵師，雖嚴旨頻頒，各督則勉強應徵，臨時募乞丐，混跡軍旅以塞責。所需餉糈，由出師各省，自行供應，餉既不能一律，營官領餉，更不惜侵挪積壓，藉以自肥。軍不濟用，餉復不全，以此制敵，其可得乎？順天府尹胡燏棻鑒於甲午往事之覆轍，故練新建軍以祛前弊。新建軍之所以稱爲

新建軍者，實由此耳。袁既拜續練命，深知軍事餉項，由各營營官領發，終難革除積弊，是以於發餉極爲認真，每月責令餉局，督率員司，按各

營官弁士兵花名清冊，按其應領餉銀數目，分包數千份，以期人得其一。餉銀平色必準，發扣求實，使領者無怨言。餉局稱此曰（餉包）。其濫觴如是。餉包備妥，由袁傳派營務官數員，携餉往各營，監視發給。並由各營長官，集隊點名，士兵應點領餉，直接收受，不准頂替代領。斯風既啓，百弊不生，營官無從侵挪，或積壓牟利矣。

（覺移）

人樂生儂獨樂死

身居紅塵心在黃泉

奇哉怪哉章瘋子女

民國四年間，大文狂名家章炳麟之長女名姦者，以自縊死，據聞其事甚怪，一時北京報紙喧傳殆徧，章亦有文誌痛，考章有女二，姦居長，

次名益，章以放言高論，觸清政府忌，幾陷不測，時癸方十歲，已就學，及章被釋後，避居東京，癸亦浮海遊學，年十七，與嘉興龔寶銓者結婚，（龔亦留東學生）清鼎革，夫妻隨章返國，卜居錢塘西湖，生性修潔，對什於物衣服，不使少有塵垢，然頗知孝道，章甚鍾愛，嘗教之賦詩，多愁苦語，父屢戒之，不改也，其婿寶銓亦憤時嫉俗，堪稱一對傷心鴛鴦，袁項城當國時，章任國學大師，以文名招忌，乃軟禁之，（章被禁地址在東四牌樓錢糧胡同）癸聞訊，急來京省視，遂與父居，每悒悒悲傷，輒言生不如死，章恒加勸慰，有時觀戲劇，遊娛樂場，皆黯然無喜容，問之，珠淚瑩瑩，欲奪眶出，人咸疑其有精神病，及死之前數日，章忽發瘋狂疾，揮筆書速死字於壁上，並令僕人速購石膏來，癸一面急拭去壁

上字，一面堅囑僕人勿往購藥，夜間侍父話瑣事，笑容滿面，僕輩皆暗稱神奇，至次晨，則自縊死矣，顧死狀至奇，正在其父所寫速死二字壁上，而雙足尙未離地，居然絕命，面貌如生，反有懼容，不若生前之有戚色等，或謂有冤鬼找替身者，或謂係前生註定當橫死者，或謂別有隱情喪恨死者，三說未知孰是，但觀其時刻以死爲樂，此誠事之不可解者矣。（澄懷）

慈禧之烟酒癖

慈禧之烟酒嗜好，初不甚深，膳時不飲酒，至歲時伏臘，始偶有點綴，但亦不過一二小杯而已。烟，則在庚子前，吸水烟，其所用之水烟袋，爲金質銀者，形式大小不一，烟袋纏絡，亦精緻異常，蓋慈禧之指甲甚長，吸烟時，手托烟袋

，指甲可與烟袋之上口齊，自以爲美觀，故嗜食之，所吸之烟，皆由閩甘兩督按季貢進，宮中執司水烟袋之役者，有內監二三人，宮女四五人。水烟而外，至若鴉片，則深痛絕之，庚子西幸，回鑾後，時日本之紙烟初到京中，有人貢之內廷，慈禧至是始吸紙烟，然亦僅雲龍孔雀而已。至如三砲台，斯時尚未聞見也。（汪甦）

筆帖式

遜清各官署中之司書人

級分三等以出身爲標準

清制各官署，雖無書記，錄事等名目，然顧名思義，應以「筆帖式」爲正式司書人，筆帖式分三等，以旗籍人爲主，因此輩以繙譯滿文爲正

途，故又名曰「繕本筆帖式」。簡稱之曰「繕本」，此輩等級以出身爲標準，如由舉人，恩，拔，歲，副，貢生出身者，給「七品筆帖式」，生員監生出身者給「八品筆帖式」，由八旗官學生，義學生，以及弁兵出身者，給九品筆帖式，此三種筆帖式，皆由考試而得，俗呼之曰「考繕本」，每考一次，有定額，滿旗以十名爲額，蒙古旗以三名爲額，漢軍旗同之，考時試繙譯一題（光緒十六年題，繙譯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章）舉子以十六歲爲合格，（舊制爲十八歲）中後則由吏部注冊循次補缺，有入班及不入班之分別，補缺後，每三年又試一次，再中後，名曰「奏留筆帖式」，即可由此選陞部曹矣，康熙以後，此途甚濫，至末葉更糟，往往與試者，尙在襁褓，苟能疏通得法，即可捏報，及歲由父兄代考

之，名曰「槍手」，竟有一人而槍替二三缺者，每缺酬金二十至六十兩不等，蓋以此爲業矣，故此輩補缺時，什有九皆歲數大而面少，目不識丁焉，以此輩濫竽仕途，此書吏之所以能壟斷百年以上也。

(孤雲)

演御轎

遜清帝后新轎未御用前

先由鑾輿衛校尉演習之

故京人皆知喪禮中有溜槓之典，而衛署之「試鞦」，則知者甚少，試鞦俗曰「演轎」，即帝后之新轎製成，在未御用前，則先由鑾輿衛校尉演習之也，此制有二：曰「演御轎」，曰「演關防轎」，御轎爲帝用者，計五類（一）曰「玉輦

」，黃緞繡龍，嵌蒼玉板之真金頂，殿式轎也，轎內設寶座，全部共高一丈零三寸，（蓋高二尺六寸，方六尺三寸，屋高五尺三寸，方五尺，底座高三尺四寸，方七尺七寸）以三十六人舁之，乃祭天壇用者，（二）曰「金輦」，黃緞嵌金板之泥金頂，殿式轎也，轎內設寶座，全部共高一丈）蓋高二尺六，方五尺，屋高五尺，方四尺九寸，底座高二尺四寸，方七尺七，（以二十八人舁之，乃祭地壇用者，（三）曰「大禮輿」黃緞繡金龍，又飾嵌真金龍之嵌寶金頂，亭式轎也，轎內設寶座，全部高七尺一寸五分（蓋高一尺三，橫寬四尺，縱寬五尺，屋高五尺八寸五分，橫寬三尺，縱寬四尺，）以十六人舁之，乃祭日月壇，太廟堂子等用者也，（四）曰「輕步輿」金漆硯明黃繡褥靠墊之椅形亮轎也，椅高三尺四寸，橫

寬二尺二寸，縱寬一尺八寸，椅下地平，（托板也）橫二尺二寸，縱二尺九寸，以十六人昇之，乃巡幸各省，遊覽時所用者（五）曰「步輿」，髮綠色，襯明黃繡褥靠墊之椅形轎也，椅高三尺三寸，橫二尺二寸，縱一尺八寸，椅下地平，橫二尺二寸，縱三尺，以十六人昇之，乃遊覽皇城內用者，除上述者外，尚有「五轎」，則不演習，關防轎者，乃后妃所用之車轎，其轎有大「儀輿」（以十六人昇之）「輕輿」（八人昇之）以上爲后用者「翟輿」，（以八人昇之）「輕輿」（皇貴妃以上，八人昇之，貴妃以下，則四人昇之，以上爲妃嬪用者），其車有「鳳車」，「儀車」，（以上皆后用者）「翟車」，「曲蓋車」，（以上皆妃嬪用者），上所遮除關防轎外，在演習時，皆遣官試坐，如被遣者爲王公，則除上蓋頂

總不動外，其四圍撤去繡片，以黃紬罩之，試坐者盤膝坐轎內，如遣衛署章京（司員也）試坐，則撤去黃紬，黃褥，露出轎箱，（頂蓋不動）而坐者則兩腿下垂轎坑前。（轎底前端之洞曰坑）以示不敢擅坐御輿也。（野鶴）

遜清書吏之種種

清代書吏，有官制中名曰「吏員」，分三種，凡在館（如文書館、聚珍館、方略館、實錄館，玉牒館……等）閣（內閣也）者曰「供事」，在京內各部院者曰「書吏」，在各省司道府州縣者曰「吏攢」，次於供事者曰「額外供事」，曰「效力供事」，次於書吏者，曰「貼寫」，其性質爲幫書，然與內閣之「貼寫中書」名同而事異

，今人則多將書吏與貼寫混爲一談，則非矣！供事書吏之來源，及補授法分兩途，曰「選吏」，曰「募吏」，選吏者如由額外或效力供事內選補供事，及由貼寫掣補書吏皆是也，其募吏者，則由招募考補而來，如招募供事，招募書吏，招募吏攢是也，不論爲選補或招募，皆由吏部取被補者原籍之地方官印結，按路程遠近立予期限，在限

內印結到部，始准承充，否則無效矣，其各省之「吏攢」，則於補缺前，先將印結送該吏攢服務之衙門內，每年底始將印結彙齊呈報吏部，供事，書吏，吏攢三者，非正式職官，故其服務曰「充役」，而不曰「供職」，又供事，書吏，吏攢，充役滿五年，考試之，分四等，一等以府經歷用，二等以主簿用，三等以從九品雜職用，四等以未入流雜職用，若事繁之供事及書吏，於役滿日

無過，與各倉書吏役滿無虧空則免考，以從九品或未入流掣選選用，考時題目則「告示」「申文」各一題，吏攢亦同之，僅由督撫主其事而已，中葉以後之吏書，因壟斷文牘，子孫衣鉢相傳，儼同世襲，且因倘中收獲較授職豐裕百倍，故寧願終身充吏員，而以授職爲畏途也。（恨生）

左 文 襄

文襄有二十九歲自題小像詩云：「猶作兒童句讀師，生平至此乍堪思，學之爲利我何有，壯不如人他可知，蠶已過眠應作繭，鵲雖繞樹未依枝，回頭二十九年事，零落而今又一時。」其時文襄方授徒居江陰鄉間，意氣頽然，初無遠志，後名位俱隆，又豈始願所及料哉！相傳文襄爲醜

陵書院山長，適安化陶文毅公澍，由兩江總督乞假修墓還湘，文襄爲邑命，其書行臺聯云：「春殿語從容，萬里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一，文毅見之驚異，既知出文襄筆，遂與相見。歎曰，子他日必爲國柱石，竟折輩行聯姻，且託以子，文毅世家，計遂賴文襄主持，其幼子樞文襄壻也，歲奉修三百金，迨後文襄出入將相，謏寄用仍如此數，語諸子曰，吾昔受人重寄，歲入止此，今汝輩安坐享之，何厚乎？」世皆服其清德。

（景瞻）

一字誤終身

吾輩爲報紙寫文，錯字是免不了的，有時「爲手民所誤」，有時自己的筆誤，不管怎樣誤，

來個外交文詞，總算是「不勝遺憾」，重一點也不過「抱歉」，不會有甚麼塌天大禍。

而帝制時代則堂堂「探花」之貴，竟有因一字之訛，趕出翰林院，成爲終身之恨者，其事在前六十年之「丙子」——清光緒二年。

甲戌探花黃中楫（福建晉江縣人）於此年四月應散館試——（向例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榜下授職，仍須與庶吉士同入庶常館學習，文科一同散館）自覺已是責任編修，有恃無恐，快快傲然，揚長而出，誰知一時大意，詩中「拖藍水滿汀」的「藍」字誤書作「蔚」，此因「蔚藍」二字向多聯用，順筆一揮，犯了規了。以致名列三等，改爲主事。凡朝考殿試散館等卷例須呈上皇帝「龍目觀看」，文章平常一點，倒不要緊。最忌，錯漏塗改，遠式等等。黃老先生偶然忽略

，竟致一蹶不振，至光緒甲午，尙以工部候補主事，浮沉郎署二十餘年。其狀元陸潤庠，榜眼譚宗浚則文差絡繹，官運亨通、判若雲泥，不可以道里計矣，自有榜眼以來，未有若黃之蹭蹬者也，只爲筆誤了一個字。

在科名歷史上認爲丙子年的一件非常事故。

(凌霄漢閣主)

欽天監

遼清時觀星象推節氣之機關

與今之中央觀象台性質相同

所用儀器多千餘年前發明者

遼清所設觀象台，在城之東南隅，名爲「欽天監」，一如今之中央觀象台焉，性質雖同，但

實報暢觀

所用非科學儀器，且測候之法與今不同，其功用則僅供觀星象推節氣而已，其工作報告，亦不對外發表，當時管理人員，有兼管監事大臣一人，監正監副左右監副及天文生等共八十餘人，天文科四十餘人，刻漏科三十餘人，主簿二人，繙譯十餘人，均滿漢人參用，並有西人數名。

其測候之法，逐日由滿漢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五人，登台窺測，以四人分視四方，晝夜輪值，按時記錄晴雨風雷雲氣流星諸象，次日報監奏聞，有不宜奏者則註册。

其推步之法，即遵照歷象考成及萬年歷等推測日月蝕朔望節氣及編注御覽及民用憲書選擇年月日時等。

凡預知日月蝕時日，得預先奏明，屆時集官吏於公所救護，監正以下赴觀象台測驗，如蝕不

及一分即不救護，我國俗傳謂月蝕爲天狗吞月，故每當月蝕即擊以銅鐵盆之類，沿街敲打，以驚天狗而救月，此固民間陋習，不知皇家尙有此典禮也。

其所用測量儀器共十種，一曰天體儀，即古渾天儀，康熙十二年製，鑄銅爲圓球，徑六尺，兩端中心爲南北極，以銅軸貫之，上刻星辰部位及黃赤二道平分十二宮，以手推動，隨天體旋轉，則一切天象瞭如指掌。

一曰赤道經緯儀，其形爲合三圈而成，最外爲子午圈徑六尺一寸，上有刻度，其次赤道經緯二圈亦各刻度，均能任意活動，用測赤道經緯度。

一曰黃道經緯儀，爲合四圈而成，其功用與赤道儀同，但有緯圈而無經圈。

一曰地平經儀，僅置一地平圈，外徑六尺二

寸，其上亦有刻度，中有立柱，橫推旋轉，即可知地平經度焉。

一曰象限儀亦名地平緯儀其形爲全圓之四分之一，一端爲九十度尖角在上，另方爲弦形邊緣，刻爲九十度，用測地平高度及距天頂度。

一曰紀限儀，亦名距度儀，其形爲一弧一幹，弧爲圓周六分之一，幹長六尺，幹末端安柄以便推移，爲測兩曜相距之用。

一曰地平經緯儀，即合地平象限兩儀而爲一，其功用亦兼二者之長。

一曰環衡撫辰儀，即古之六合儀，爲合六圈而成外徑六尺，亦有刻度，用施窺衡者，爲觀測星象之用。

一曰測日圭表，係於南北平置銅圭於石台上，高一丈，上端安銅片中開孔，正午日光自圓孔

射圭面，分爲上影中影下影，以測太陽高度及四季晝夜之長短。

一曰漏壺，有播水壺三皆方形，一名天壺水常滿，次名夜天壺，次名平水壺，三壺高闊皆遞減，一曰分水壺置平水壺後，受水壺名萬水壺，爲圓形徑一尺四高三尺一寸，水出天壺以次漏入萬水壺，平水壺，後開孔洩，於分水壺，以平其水，萬水壺蓋安銅人抱時刻漏箭，下安箭舟浮水面，水長則箭出，每一晝夜水滿，面箭亦盡，則洩其水，而時刻復起。

述儀器多千餘年前所發明，如渾天儀等漢代即有之，漏壺則更早矣，至清末猶沿用之民國以後遂成古物，任人參觀矣。

（志新）

袁張相忌

清庚子變後，張文襄（之洞）督湖廣，興學練兵，與北洋之袁世凱一時並稱，二人權力聲望，亦不相上下，其年張袁繼入軍機，張過津時，袁迎張至督署晤談，張以四人扶入，作老邁不堪之狀，對談片時，張即伏椅假寐，袁與語時，見張假寐，以爲張輕視之，頗愜怒，張退後，袁即專摺奏參張老邁龍鍾，不堪開政等語，慈禧將摺留中不發，及張抵京，微聞其事，入朝之日，挺胸大步，而覲見奏對之聲，洪大異常，且對答如流，神色炯然，觀畢，慈禧語左右曰：袁世凱奏參張之洞老邁龍鍾，不堪開政，今日召見，余覺張精神煥發，奕奕有神，袁世凱誅欺我，言訖，

大不滿意于袁，袁探知其事，因益悵張不置，二人遂成水火。

清制筵宴

分奠宴嘉宴二種

清制筵宴分二類（一）曰「奠宴」，即帝后之喪禮宴也，分五種，近棺供者曰「前饌宴」，左右二副席曰「隨宴」，午祭之奠席曰「午奠宴」，棺前之湯羊乳酒曰「羊酒宴」，自死日起至殯日止，棺前常供之點心曰「常奠宴」，即饌餽棹子也，（二）曰「嘉宴」，分二十三種，萬壽，祇禮用曰「大宴」。又曰「喜宴」，先農親耕禮成曰「耕藉宴」，幸翰林院曰「翰林宴」，班師曰「凱旋宴」，皇后親桑禮成曰「採桑宴」，幸盛京謁陵禮成曰「世德宴」，衍聖公入朝

宴之於禮部曰「五鬼宴」，宴藩部貢使曰「德勝宴」，文武會試官入場有「入圍宴」，出場有「出圍宴」，清宴帝詣太學禮成曰「視學宴」，親臨經筵禮成曰「經筵宴」，會典實錄等館開幕曰「開館宴」，告成曰「慶成宴」，文進士曰「恩榮宴」，武進士曰「鷹揚宴」，又曰「會武宴」元旦，上元，端陽，中秋，宴宗室王公曰「宗親宴」，正月初三以茶宴翰林學士而聯句曰「文茶宴」，正月十九帝與武臣較射畢而賜茶曰「武茶宴」，正月十六宴王公大臣九卿及蒙回王公曰「廷臣宴」，上元節西苑觀烟火賜茶菓曰「茶菓宴」，帝幸熱河圍場建帳，宴藩部曰「蒙古包宴」，年班藩部王公來齊，除夕日宴於保和殿，正月初二宴於紫光閣，十五宴於太和殿曰「外藩宴」，除上述恐尚有遺漏也。（恨生）

王瑚持躬檢樸

昨聞友人談及，民國初年，河間馮華甫（國璋）督北洋時，因縣令係親民之官，必須慎選賢良，以培國本，遂起王鐵珊（瑚）任雄縣知事，王泰微，夙譎雄爲冀省之大邑，衝繁疲難，非才識兼優，萬難治理，有此觀念，而謁固辭，馮乃含笑語之曰，「我，冀人也，惟冀人知冀人性情，以君之警警大才，屈居百里，正所謂割鷄焉用牛刀，當不讓蘧途之宰渤海，虞詡之令朝歌也」，王聞馮出是言，當即對曰，「昔之治民之官，舉措尙易，今日爲官吏，辦事真難，老朽不堪用，乞放歸田里，藉以得養天年」；時內務司長劉仲魯（若曾）在座，遂進言曰，「鐵珊，何出此言，以君之才望，治一省有餘，分其什一，治雄縣

足矣」馮於是繼劉又發言曰，「仲魯所持論調，實獲我心，不容固辭，請速赴任」王見長官諄諄囑託，乃辭出，星夜馳赴任所，接印後，政簡刑輕，閭閻謳頌，冬日身御薄棉，圍爐不出戶，事爲邑人所聞，爭購裘裘，爲縣長禦寒，王見裘堅辭不受，取官俸償還，始納焉，王之生平素儉，後膺京兆尹，又任省長，每以鷄牌紙烟享客，而自執半截煙頭，吸之，政海中播爲趣談。（張醉丐）

虎坊橋湖廣館

即平安館故址

漢陽葉東卿先生，家藏書籍金石甚富，嘉慶壬申仿作漢建初銅尺，平安館，蘇齋，交選擇，

各藏其一，翁阮皆有詩，蘇齋並題其尺牘云：「鄭君禮注費人積，未得周遺矩樣來，今日手景銅式出，班劉竹引爲誰開，寶匣熊能氣躍龍，河豚米老慶何從，從今不仗明枚糴，筠篋長收古鼎鐘」，其子崑臣，年三十六歲，爲兩廣總督，加協辦大學士爲英人挾以海浮，時東卿贈公尙在，潤臣侍讀，亟思侍親，資出爲浙江試用道，吳崑田詩所謂「素素隆隆成一跌，佞賢藉藉說三期，不堪我友大南望，白首高堂墜露危。」中塗聞崑臣使相，絕粒於五印度，死訊證明，悵悵抵浙，病店遽卒，潤臣先生官內閣久，於書無所不窺，所著敦夙好齋詩，高潔清深，春暮遊龍樹寺云：「酒社詩壇事已陳，游踪獨感髮毛新，荻蘆天遠思歸棹，門巷春來少畫輪，三尺湛盧悲黯淡，十年肝膽委風塵，孤懷難向山僧說，愁見飛花滿四鄰

。」嘉 閣中如姚境塘（學壞）李爾卿（彥章）吳爾雪（嵩梁）陳範川（鴻臚）湯名孫（儲儲）徐星伯（松）吳西穀（清峯）端木鶴，田國瑚退直琴尊，以商權文字爲樂，至是均先後下世，京洛風塵，江鄉烽火，憂時念亂，時見於辭，其答丁頤伯云：「朝回巷陌數相存，一紙新詩慰語溫，縱酒頻年悲孔顛，閒雞終夜憶劉琨，仙山不少靈根植，滄海無端惡浪渾，私誼國恩兩惆悵，幾回攪轡向郊原」則崑臣辱國以後作，今過虎坊橋，憑弔平安館，崑臣先生能以死報國，亦難能可貴也。噫！

（景瞻）

慈禧奇異服裝。鈴鐺鞋

慈禧晚年，服用奢侈達於頂點。服裝新奇，恒多自出心裁。世人習見之慈禧化妝觀音大士造

像，即爲奇異服裝之一。清室家法，婦女嬌居，衣着色尙青藍，屏却濃豔。慈禧乃於旗袍上，週身沿邊，袖口襟角，窮極鑲滾能事。花邊色樣，無一重複，寬窄與色澤，陪襯週勻，新衣出世，見者輒疑爲靚妝少婦所御，絕不料其爲年已古稀之老媪所用也。風尙所披，舉世婦女，咸以衣鑲花邊爲摩登。京師欄杆（花邊別稱）莊之生涯，盛極一時，業此者，咸以「老佛爺最愛這個式樣」一語，爲迎合主顧之口吻。老恭王與慈禧，分屬叔嫂，見其新衣，私斥爲妖裝。嘗於頤和園值班之晨，見慈禧艷裝，覆髻於左額，立湖畔凝思。恭王胸亟解衣，袒露前胸，僞爲未見慈禧者，揚聲而咳。慈禧聞聲遙囑，見爲老恭王也，擬召斥之，驟視湖中人影，審及一已裝束之奇異，不能召見臣僚，頓悟爲老恭王故作事態，以意相諷。

實報暢觀

。乃悄然引去，不復究詰。聞內府人言，西太后之奇裝異服，且及於履。旗籍女子，素尙高底鞋，底置鞋之中央，名曰「花盆底」，都以木製。自男鞋底採用西洋皮後，着新鞋者，於行路時，常咬咬作響，慈禧聞而樂之。顧花盆底難以皮製；因發奇想，飭內府於製鞋時，將花盆底鏤空，內各置金鈴一枚。內府如命製造入呈。迨慈禧御以行，鞋底鈴鳴，作鈴鈴之聲。聞者不知聲發何自，叩詢所以。慈禧指花盆底以告，於是稱頌慈容之聲，使慈禧大樂。但鞋底鈴聲，究失尊嚴，以仿者絕鮮。是而鈴鑼鞋之製，終未流行於世。然而妖異之裝，在清室禁內，以斯爲最矣。

國人的賭品

麻雀牌本是一種消遣品，國人嗜此者，不啻

恒河沙數，政界中如王叔魯，張岱杉，公餘之暇，皆喜約集友好，作方城之戰，一擲萬金，亦無吝色，聞王張二公，生平之嗜好最好，舉世殆無其匹，王叔魯輸欸最多時，僅鼻間稍有微汗，沉着應戰如故也，張岱杉失利至極點時，不過稍有乾咳兩三聲而已，即一敗塗地，亦從無嫉言厲色對人，二公心氣和平如此，宜其握財權而膺顯要也。

(張醉丐)

養心殿造辦處

承造清廷交辦物件工廠

內分如意館等四十四種

其匠役分南匠北匠二種

清之養心殿造辦處，為承造內廷交辦物件之工廠，內分如意館，玻璃廠，玻璃窯房，玻璃輟

房，造鐘處，輿圖房，瑠瑯作，盔頭作，金玉鑲，繡絲作，鍍金作，鑿花作，琢玉作，硯作，刻嵌作，擺錫作，牙作，油木作，雕作，漆作，刻字作，鑽作，匣裱作，畫作，鏤作，廣木作，鏗裁作，繡作，綠兒作，花作，皮作，穿珠作，銅鍍作，鑿活作，刀兒作，風槍作，眼鏡作，礮槍處，弓作，鑄鑄，鑄作，剔作，鐵作，鞍甲作，四十四處，其匠役除玻璃廠之吹玻璃匠二人，係由內務府營造司，咨同山東巡撫移送外，其餘分南北二匠，南匠由蘇州織造，粵海關監督保送之，故又曰「漢匠」，其北匠為內府人（三旗匠）八旗人（八旗匠）本地漢民（招募匠）所組成。（孤雲）

釐金之作俑者

長興人，錢江，字東平，負才而狂，遨遊公

卿間。咸豐末，江北軍興，吾鄂咸寧雷以誠，號鶴皋，道光癸未進士，以副都御史，防堵河上，出京旅費，實取足於江。會總稽臺，轉餉不繼，江以算縉之術，進用其策，軍需告充，江遂益無忌憚，芥視幕下客，于是齟齬者衆，一日江倚醉，語侵鶴皋，鶴皋大怒，即席斬之，而以江安陳圖譏奏上，聞者冤焉。吳興施補華爲江作傳，謂釐捐之設，賴以給軍而病商，擾民無終極，江之殺身，天所戒首禍也。古人云：與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掌司農者，可不慎歟？

張文達之時文

同治庚午科（即同治九年），鄉舉多雋流，如直隸之張佩綸（辛未翰林），號幼樵，浙江之李慈銘（庚辰進士），號愛伯，福建之王仁堪（

丁丑修撰），號可莊，山東之柯給恣（丙戌翰林），號鳳孫，湖北之柯逢時（癸未翰林），號巽庵，順天之徐致靖（丙子翰林），號子靜，皆以文學政事知名當世，惟徐氏父子二人同時皆在翰林院衙門，（即徐仁鑄，號研甫，己丑翰林，徐仁鏡，號瑩甫，甲午翰林，時人比之爲宋代三蘇，洵稱佳話，長沙張文達（百熙）亦於是科獲雋，中經魁，時當大亂廓清，海宇寧謐，制科文字，一片承平雅頌之聲，說者謂之中興氣象，湖南首題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三題曰「天下之民舉安」冠冕極矣，百熙首題起講云，今使觀揖讓征誅之局，而謂人才之帥濟，亦因之軒輊於其間，論似近於拘矣，豈知聖世萃英奇，例以往代之功名而相形見絀，與朝隆輔弼，擬以中天之運會，而相得益彰，蓋超乎千古著，足徵鎬豐人文，

遜於一時者，不過姚陶岳牧，而帝升王降之說無庸焉。」典龔裔皇，已暗合於時勢，其首比分引尙父鷹揚，召公分陝，周公畢公諸元勳偉蹟，而以「煥然著菁莪栝樸之麻」，「穆然見風虎雲龍之象」，分結兩股，不啻曾（國藩）左（宗棠）郭（嵩壽）羅（澤南）李（濟賓）諸賢之總贊，中比「想其時君爲聖人」「臣亦爲聖人」兩語尤爲主試所激賞，惟解元陳保真之文，更出張上，故百熙之名在第五，其前四名皆超越元箸也，保真一講曰：且天生帝王，即生帝王之臣以左右之，此古今人才之大局也，若夫河嶽岳秀，遭興王而象叶風雲，熙清亮工，襄二帝而歌傳喜起，後之不能相掩，實前之無以復加，而非合兩朝爲一朝，未必能有加也，則衡才者直深觀運會矣，高挹羣言，大氣包舉，當時所謂「元墨」者是也，

湖南爲功臣桑梓之邦，此時此地，此題此文，在主試者應試者各有其深意存焉，薛庸菴記咸同選材之盛，引沈約志比之周漢開基，五星聚會，正可爲上舉諸文作注脚耳。（萬樹梅花館主）

章太炎文字

調皮



國學大師章太炎，今竟擲其生花之筆，而長眠於地下矣，先生絕頂聰明，以文爲戲，其生平諷世之著作，與其諷之幽默，無寧謂之爲調皮，在少壯時代，頗有許多滑稽作品，令人捧腹，而爲外間所不知者。

先生弱冠時，曾偕同里諸生入塾習舉子業，心弗善也，故不甚用工，某日，諸同學治業甚勤

，章竟不知何往，薄暮始歸，先生欲責斥之，而又不肯面數，因召之曰：「汝今日未曾用工，姑作一「起講」可也，言畢，出一題，曰「牛何之」，蓋以章公比牛，何之者，隱諷其不知何往也，章已明瞭先生之意，當即援筆立就，反唇以譏，文曰：且孟子一書，言「何之」者有二，一則曰牛何之，再則曰先生將何之，先也者，牛之打飛脚者也，生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則先生與牛，殆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是時章公鄰居，係一烟館，肆主經營頗富，年已五十矣，娶一少妻，年僅十五，合巹之夕，公賀以聯曰「五十新郎，十五新娘，天數五，地數五，但願兒孫五代，兩三友好，三兩好土，損者三，益者三，互相談笑到三更」。

伍博士（秩庸）故後，公子梯雲（朝樞）先

實報暢觀

生赴滬，伸謝親友，與章談及父病情形，伍曰「先君氣體據云壯，惟於總理蒙難之日，奔走於港粵各處，夙夜焦勞，以致積病，且旬日之內，鬚髮白了許多」章笑曰：「一夜鬚白過昭關，此君家之故例也」，旋又談及火葬一事，伍曰：先君遺命非所敢違，此事在歐美固甚平常，在吾國則屬創見矣」，章曰：「吾國固已有之，武大郎即火葬也」，伍梯雲哭笑不得，只好唯唯而退，越日，章撰一聯，以輓伍老博士，文曰：「一夜變鬚眉，難得東皋公定計，片時留骨殖，不用西門慶花錢」。

（譚謬生）

英國的焦贊

穆柯寨燒山一劇，焦贊把孟良當「老趕」。

「他有功來我受賞，惹出禍來有他承當」。居心奸滑，自誇能收火，聳恿孟良放火。誰知既放之後，他並不能收。以至焦頭爛額，皆焦賢混出主意，不負責任之罪也。

孚勒將軍 General F. C. F. 是英國大將。甲車隊的領袖，（英軍事學家分兩派。一飛機派，二裝甲車派，各有專工。）他說，阿國並無怕義大利之必要。義大利的鋼甲車沒有後窗，車中人不易察視「路旁埋伏的附車飛登之突擊」，只要飛上他的車頂，用石頭打斷那伸出車外的機關槍管，則車爲廢物。他又說：義式甲車，容積過小，僅有駕駛者及鎗手兩人乘坐。在阿國多山之區，便無用武之地，

他又說，義國飛機沒有轟炸的對象，亦無多大用處，因爲阿國沒有大軍火儲藏所，又無新式

堡壘，至於鐵路有法國股本，且有義國自己股本，不便轟炸。

飛機，甲車，是義大利的拿手好戲，被孚勒將軍一片話，說得稀鬆平常。阿王信以爲真，放膽作戰。結果雖有小驗，而大局仍不能支持，只落得殺一陣敗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到曠野荒郊，阿王割鬚而逃，國不成國，軍不成軍。而孚勒將軍亦沒有辦法，亦不繼續發言了，這就是焦克明先生的主義。（凌睿漢閣主）

清季兩義伶

路三寶收斂楊豫甫

秦五九送別張樵野

偶見近人所撰常惺惺齋筆記中有清季兩義伶

事，一爲路三寶收斂楊豫甫，一爲五九塗別張樵

野（廣東人）五九秦姓，名稗芬，其祖五十九歲

，稗芬始生，故乳名五九，飾青衫，有名於時，

張樵野尙書眷之，爲其買屋娶妻，廣收門徒，姚

佩秋唐采之輩，皆其弟子也。樵野得罪，稗芬往

送，樵野強其同至戍所，稗芬以寡母無依，難於

相從，又不欲顯拒，乃送至正定府，隻身潛返，

閒居奉母，恒與名士周旋，盱眙王伯恭爲書八尺

大屏八幅，寶貴甚至，有人出三百金易之，稗芬

靳不與，乙卯冬，（民國四年）伯恭重來京師，

門巷頓異，過其韓家潭舊宅，則改爲杏花春飯莊

矣，問稗芬踪跡，則其母死，稗芬患風魔病矣。

先是辛亥，清室下詔遜位，稗芬一慟而絕，比其

復甦，騰身躍起數十次，從此目不知人，惟極口

大罵袁世凱不止，歷數年不愈，此誠奇伶矣！筆

記中語不甚詳，且有誤處，故備紀之。

（萬樹梅花館主）

故宮建築

始自明永樂

十五年告成後屢燬於火

清代重建達十數次之多

北平故宮之建築，創始於明永樂四年閏七月
，十五年告成，（見順天府志），宣德七年擴充
東華門，承天門（天安門）則爲成化元年三月創
建，其後則前後屢燬於火，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
火災，四十一年修成，萬歷二十五年又火，天啓
七年始報竣，而午門之六科廊則火於天啓四年，
武英殿及迤西之油漆作，則火於天啓六年，（上
述見順天志），及道士建議創建天一門及欽安殿

工穩，語氣堂皇而已，求其以長聯而能典雅者，不會多觀。

吾友王伯元兄，爲湘綺老人之族，才氣超逸，不可一世，曾記代前河北教育廳長鄭達如視孫仿魯總指揮太夫人八十壽云：『設悅晉桃觴，四座滿斟千日酒。』『增籌喧鼙鼓，三軍齊唱百年歌。』典雅雍容，不愧名作，王時爲鄭堂密勿，此聯尤爲鄭所激賞。又祝錢塘錢育之先生八十壽云：『貴壽比汾陽，京國琴樽齊介祉。』『世家承武肅，聖湖山水共延年。』自注：『錢氏系出錢塘望族，翁雖年屆八秩，精神猶復矍鑠，子紫垣有賢名，爲當世所重，特於新都舉行慶祝，是日前往祝嘏者，皆一時俊彥。』余謂此聯，引用典故，處貼恰如題分，湖山有知，亦當爲之浮一大白，蓋指下聯末句尤爲警策也。又代鄭誦先生

挽葉宰徵軍長：『勛業炳千秋，北地關山偉戰壘。』『悲音傳萬里，南天星斗掩光芒』自注曰：『棄於民國十七年北伐之役曾立功於魯，未幾歿於廣西。』又代項激雲先生挽馬母張太夫人云：『恨天莫補，石抱望夫，半生苦節貞堅，湘水有波都是淚。』『佛國皈依，禪參誇果，一刹塵寰解脫，嶽雲無色盡含悲。』自注曰：『馬母爲吾湘大族，夫死後，守節垂三十餘年，晚崇信釋氏，歿後人多賢其節。』按挽聯之作，濫觴於古之挽歌，惟挽婦女尤難着筆，此聯不僅對仗工切，而以湘水嶽雲表其貞操，尤爲生色。（蓮廬）

道光之親筆御筆

「御筆」在帝制時代，爲臣民所敬仰。在現代，又爲古玩家所珍視。但標明「御筆」者，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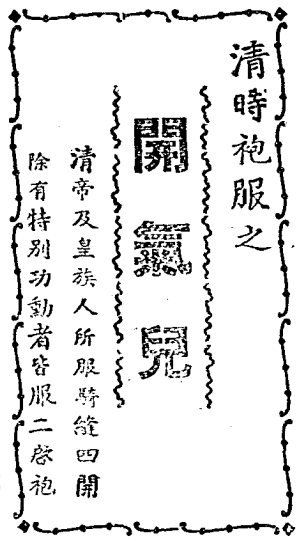
必便是皇帝的「親筆」。如賞賜大臣之福壽字匾額對聯，及牌坊祠廟之題字，照例由南書房翰林代辦，已是公開之秘密，領受者明知其偽，因來自上方，亦就承認他是御筆而尊奉之。

皇帝之親筆，常須求之於「御筆」之外。如最近之故宮盜寶案失而復得之摺扇，署名「縣寧」者，乃真正之道光御筆也。自稱「子臣」，當是爲皇子讀書時，進於其父嘉慶帝之物。道光登極之後，不但御筆少有真品，即「縣寧」之名，亦成「紀念」。因其御名已改「旻寧」之名，故此扇子雖爲道光皇帝所書，而與道光做皇帝以後之御筆大不相同。「上書房之親筆」比「南書房御筆」名貴多矣。（清制不立太子，太子平日只爲諸皇子之一人，在上書房讀書）

道光在諸帝中最勤儉仁厚。二十四年秋，師

傳秦承業在籍病故，贈尙書予諡，賜卹甚厚。蘇撫陸建瀛代秦孫奏謝。奉旨「覽秦景慕落淚，書齋風況。如在目前，嗚呼！吾師。終身繫念，不能忍也。」其天性純篤可見一斑矣。

（凌雪漢閣主）



，皆圓領博袖，至清始改翻領右襟而窄袖，北俗男子重騎射，因便於騎，乃於袍之前後開縫，名曰「開啓」，謂騎則縫開啓也，今則訛爲開氣兒

「，今故京成衣舖及軍衣莊之尺寸表，則又書「開襟」，「開袂」，「開騎」者，清制袍服之「開啓」分三種，清帝及皇族人所服者，騎縫則四開，前後左右各一縫，即清會典所謂「王公宗室裙均四啓」是也，其異姓大臣，除有特別功勳賜服四啓（俗稱賞穿四開啓兒袍子）者外，其餘不論貴至何職，皆服二啓袍（即前後二啓也），清會典所謂「民公侯伯以下文武官裙啓前後」者，即指此焉，清初之年羹堯，中華之傅文忠公恆，兆文毅公惠，阿文成公桂，文襄王福康安，皆以異姓臣賞穿四啓袍者，相傳關外時代袍服皆四啓，其前後兩啓，便於騎，左右二啓，則因靴筒內藏匕首，易於拒敵也，騎入關時，異姓來歸者多，爲防不測，乃制定四啓袍，專爲皇族人服用，而關外特有之「請跪安」禮（即男子之雙腿安）

亦僅限於皇族用之，因袍縫僅兩啓，腿被束縛不能作極敏捷之兩腿同時旋起旋跪之兩腿同時旋起旋跪之姿式耳，清制后妃之袍亦二啓，然在左右，非前後也。（孤雲）

圍

獵

清初中葉帝視獵典極爲重要

末葉典雖存精神則每况愈下

考圍獵之制凡二一日御圍一日秋圍

滿族人之身體，天賦強壯，無論男女，莫不工騎射，迨既主政中原，則將傳統尙武精神，一變而成爭奢鬥侈之習慣，清初中葉，帝視獵典，至爲重要，降至末葉，則獵典雖仍其舊，而舉行之精神，可稱每况愈下，考圍獵之制有二，一日御圍，清帝於熱河省圍場縣或京南南苑，遇秋令行之，窮

限約一個月，舉圍之先，首由熱河都統，會同侍衛，武備各處勘地設圍，奏請舉圍之前，隨行王公大臣，別爲五組，分任圍獵，一曰大槍獵，二曰鳥槍獵，（即火槍獵）三曰弓箭獵，四曰鷹獵，五曰犬獵，各組王臣，平日訓練旗兵，屆時聽令舉圍，獵令既頒，各逞身手，合力圍射，多獲獸者獲厚賞，少得獸者得微賜，與獵王臣，射法之精，騎術之健，極盡揚武之能事，帝之駐蹕室曰幄次，王公大臣駐節室曰扈幄，幄次位於場心，扈幄拱之，左爲武備院之行幄，備弓，備箭，備杖，備傘四處附屬隨之，右爲上虞備用處之行幄，御醫，上駟院，查獸大臣，貯獸處附屬隨之，幄次之前，爲侍衛處行幄，內圍之外，則由技勇，虎槍，精潔等營官兵環護之，圍幄之狀，層層環抱，若鳥瞰之，一似太極圖然，行獵王公臣

兵，倘受獸傷，輕者由上駟院正骨官醫治之，因而殞命者，以陣亡恤例給之，清高宗兼嗜文武，某年在鄂秋狩，一日射三虎，降至末年，幾成敷衍故事，二曰菰園，乃各王公大臣於春秋兩季隨意舉行，多斥南苑，儀式則簡矣，道光初年，有蒙人阿塔布，以獵鷹一隻進貢，鷹毛純黃，身大如鷄，訓練時以絲羊爲餌，應於塲上起飛，自空而下，狀似流星，兩爪擢羊背，復翔上空，三匝後才落塲上，帝喜甚，派員厚資專飼，今宣內未英胡同中間某寺，即前之喂鷹處也，未英，喂鷹，字音相同，以訛傳訛，遂忘其真也。（立言）

劊子

清在康熙年設立

明代劊子手全係屠戶兼充

劊子手頭目姜桑二姓世襲

西四牌樓市場，爲明代行刑塲，及其東之太

平橋，（民國十年前後拆平）原名「斷魂橋」等地，凡旅居平市，及熟悉故都情形者多知之。惟明代行刑場，何時廢除，菜市口清代行刑場，何時成立，大半均不甚了了。昨日不佞與西四牌樓永順號湯鍋掌櫃某晤談，據稱：明代行刑場，外傳在廣安市場內某地方或後院者，均非真相，即以事實上言之，殺豬與殺人，同在一場內者，亦非合理化之議論。明代行刑場，實在大拐棒胡同南口，該巷南口西堵外，從前有一「堆子」（即更夫房）房後，即為明代行刑之地，（楊椒山先生即死於是處，前已申不佞在報紙披露）開明代于忠肅公（諱）亦死於是處。在民國初元，有人在堆子後取土蓋房，其地下尺餘，尚宛然全為朱殿之色。

明代無劊子手制度，實始自清代康熙年間。

明代殺人，全係屠戶代辦，何時殺人，何時傳喚屠戶執行之，故自元明以來，殺人行刑，皆不在午時三刻，而全改為早晨，即為就近肉市，遷就屠戶之意，而歷來殺人皆在菜肉市之傍。其原因亦復在此。（元代柴市亦為菜市，清代遷菜市口者，均係削瓜切菜之意）清代康熙以前，殺人行刑，尚在大拐棒胡同南口，康熙時，始移至菜市口。清代劊子手之成立，據談係因各屠戶，代辦執行殺人，閃閃種種原因，均感不便，乃開一會議，由各屠戶公議攤資，雇用專殺人之老屠戶一人，充任劊子手，此人為山東姓姜。厥後劊子手頭目即永遠為姜姓世襲，姜姓並收錄徒弟一人姓桑，清代各朝劊子手，皆永遠為姜桑二姓者，即係此故，其後劊子手改隸刑部，始完全與屠戶脫離關係，前清末季各省市各縣殺人執行者，尚有不

少爲屠戶兼充者，亦即此理。(愁)

東城無塔
西城五塔

在有清時代，凡屬土木建築事項，雖屬工部木土司所策畫，然亦必須經過欽天監（即觀象台）之測量與考慮也，京師例有「東城無塔，西城五塔」之成語，蓋塔形似鞭，鞭係金屬所鑄，京城西方屬金，故清廷爲避防西方謀反計，多建白塔以制之，白色屬金或即以金鞭尅制西方之庚辛金歟，所謂五塔者，一爲明代舊有白塔寺之白塔，長安街之雙塔寺之雙塔，磚塔胡同之磚塔是也，另於北海內建一白塔，高聳雲霄，合成五塔五行

，按制西方之意，建築上亦具迷信深意，其理至玄，然則東城一帶，即無塔之起建，證之五行生尅之說，或不虛也。

女兒牆

中國各大城郭普通建築，皆有月牙式之女兒牆，一凹一凸，一高一低，俗稱爲「女兒牆」，不知所取義。有人談：各城郭上之女兒牆，始自周代，左傳中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其所謂雉者，即女兒牆，漢以後謂之爲睥睨，睥睨者，在女兒牆缺處，可以窺伺城下之敵人也，今人所用睥睨之一名詞，其本源即始于此。蓋女兒牆之背處，爲兵士守城時隱身之地，其缺處，則守城兵士于此地

擲放灰石砲彈者也。一說女兒牆爲覆牆，即城牆上之小型二道牆壁，其用處全在攻守時得以利用之，爲進退起伏之具。

(秋葉)

寺廟旗竿

豎立之原因

豎立之區別

平市各寺廟中，有豎立旂竿者，有不豎立旂竿者，又有廟宇極大，而並無旂竿者，廟宇稍小，而偏有旂竿者，何以區別，何以標準，雖久居平市之士著，問之亦不能運答一詞，日昨與某大寺方丈，談及此事，據云：平市各大寺宇，其建立旂竿，有種種原因及區別，今略括說之，約可

分爲數點：

番僧之寺宇，（即喇嘛廟）多不設立旂竿。

凡明清兩代勅建之寺宇，廟中多豎立旂竿。

凡曾建設道場者，多設立旂竿。

廟中設立旂竿者，道士廟爲多，和尚廟較少。

寺中有鑼鼓樓鼓者多附設旂竿。

凡寺中殿宇在三層以上者，寺中多有旂竿。

平市中旂竿各廟宇之原因，大率不外此數

種。至於旂竿之設立，普通皆爲一對，唯土地祠

觀音庵，向有僅設立一根者，不知何故。平市各

大寺宇，懸掛旂幡之日期，普通爲朔望日及各種

佛誕辰，又凡設立道場誦經傳戒之日，亦得懸掛

旂幡以表示寺廟之有事，所懸掛之旂幡，普通皆

爲方形，有燄火邊，內有四大字，以黃布黃綢質

爲最普通。

(秋葉)

庚子聯軍一役

慶王府毫末未損

總管白秀峯嚴門緊斷出入

土匪不知虛實未引外兵來

光緒庚子聯軍一役，故都城中各王府邸，及巨宅顯第，殷實商店，什有九皆遭焚毀，或搶掠一空，即中產住戶，亦有波及者，始則以外兵爲首倡，本地土匪繼之，然亦有府第主人甫出門一般豪奴即恣行搬取者，此種情形想故都土音五旬以上者，類能道之，當時王府中以克勤郡王府（石驢馬大街中間路北）爲最窘，而遭搶則最慘，禮邸最富，慶邸亦不弱，禮邸雖擄掠一空，而

慶邸則毫末未損，當時人多謂慶邸住址稍僻，不在通衢，故無土匪引外兵窺伺之，又因和議關係，未容搶掠，即受外兵之保護焉，此說似是而非，慶府有總管白秀峯者，即俸呼之「白大人」也，政界中人莫不耳其名，此公像貌與慶邸頗肖似，年亦相若，相傳公之太夫人即慶邸乳保也，未知是否，初事急，兩宮蒙塵，慶邸遂亦作出京計，時有側福晉某氏，甫將細軟珍品收拾一匣放棄

上，慶邸即傳令出走，匪未及拿，慶邸至府門告秀峯曰：「全府交給你了！」語畢即去，秀峯乃將各門皆封鎖，未幾，聞叩門，急視之，乃一外兵，舉槍向秀峰索財，至內室見案上珍匱，攫之而去，秀峰至是乃啟門緊斷出入，土匪不知虛實，無人引外兵來，故未遭掠。及慶邸歸，秀峯以爲寸草未失，皆個人性命換來，未敢效他府之引狼入室，必蒙主人之異獎，不意其側福晉因他物未失。獨珍匱不見，疑守者自攫去，雷霆之怒，頗令秀峯難堪；上所述與俗傳慶邸因府內被掠一空，始廣儲財貨之說，則迥異也。（恨生）

二老天下之大老

乙亥歲尾，前新疆巡撫袁火化，逝於沽上，年八十五。

實報暢觀

丙子歲首，前新疆布政王樹枏，逝於故都，年八十六。

清末有名封疆三袁氏，袁世凱，袁樹勛，袁火化，皆強幹有爲。世凱，樹勛先後爲山東巡撫，火化一度被命魯臬，以故未之官，先嘗觀察徐州，民悍多盜匪，臨以重典，果於誅戮，尤惡博徒，犯者輒被嚴刑，其爲東學道也。遇交涉持大體，維主權不折不撓，爲外人所忌憚，口碑略如樹勛之在上海。後涉封圻，適當大革，委政柄於袁鴻祐而去，世凱爲總統，摺之不出。丁己之役，議政大臣中，一見其名，蓋當事者以夙望羅致之。此後益韜晦，世亦與之相忘久矣。享年之永，同於周馥，晚境當不惡也。

桐城文派號爲正宗，同光間吳汝綸以名進士司牧冀州，從游者多蘇皖間名士，樹枏以北人後

進，獨見寵異，受聘掌教書院，名乃大彰。其後汝綸去官居保定省會，主講蓮池，風聲所被，大河以北，言文章者大率傾向桐城，咸奉吳先生若山斗，其鄉人姚潛昌永概父子，徐宗亮，馬其昶，

實左右之，時樹柵先生已通籍歷仕邊徼，舍文學而政事，及垂老罷官，棲止舊京，二十餘年言幾南能古文辭者，輒推爲領袖，實始於冀州之役，登龍附驥，惟汝綸玉之於成也。論者又謂北洋之武，創自李合肥，北洋之文，導於吳桐城，北洋派武人復分直皖兩系。李吳皆皖人也，而文中之王晉卿，與武中之王聘卿，則皆直人，宜相伯仲云。

(凌霄漢閣主)

丙戌三總督

丙戌三總督徐世昌，楊士驥，陳夔龍也。陳

即最近在上海慶八十召集名伶，大辦堂會之「陳庸菴尙書」。清光緒戊申，徐督東三省，楊督直隸，陳督湖廣，三人爲丙戌同年，又同時爲總督，故曰「丙戌三總督」。

三總督中徐升至大學士，楊爲北洋大臣亦早於陳。徐楊皆翰林，陳乃部員，然陳之督撫資格，實遠在徐楊之前。光緒庚子前後兩三年間，由郎中而閣讀學而府丞而府尹，由府尹外簡河南布政，尙未到任即升漕督，時在辛丑年。楊爲通水道，徐則一編修耳，故陳著「夢蕉雜記」，自述爲府尹時，楊以候補道在李文忠幕爲和約事晤談，稱「老憲台」——（府尹與督撫平行，爲官員之上司）——其謀通永道缺，係陳爲之力言於文忠。豈意楊氏累升而爲直督，陳之北洋反落於楊後。記中於此，有極妙之形容，而於徐世昌更無

高論。蓋陳與袁世凱，係並時之督撫，而徐楊則袁所提挈也。己酉夏楊卒於天津任所，徐輓云：沽上乍停驂，握手驚心，各道艱難嘆衰老。眼前數同譜，幅風灑涕，幾人揚厲並勳名。觀此聯知徐楊二家較爲密切矣。

(凌霄漢閣主)

己丑三巡撫

出身同去職之遭遇亦同

復殊途同歸於辛亥革命

丙戌三總督，彬彬先生前已言之，丙戌三督之後，猶有己丑（光緒十五年）三撫，同爲科名佳話，不可以不記。

周少樸（樹模），余壽屏（誠格），陸申甫

實報 楊觀

（鍾琪），同屬己丑翰林。徐世昌總督東三省，設左右參贊，以周少樸爲左參贊，錢幹丞（能訓）爲右參贊。光緒末年周山左參贊簡撫黑省，督署參贊從此撤銷。余壽屏由湖北藩司，升任陝撫，宣統年間由陝調湘。辛亥年春，晉撫丁衡甫（寶銓）開缺，（丁氏亦出己丑科，且爲進士）廷旨簡陳駿（寶琛）撫晉，未赴任，又膺太傅命。乃調江蘇布政使陸申甫，陞任晉撫，於八月中旬蒞任。

己丑三撫，周余均從台諫外簡，陸則由翰林院編修外簡，雖其外簡之途相殊，其出身則同，官至中丞亦同。尤奇者，辛亥鼎革，三撫均躬逢其事，其間，自以周氏撫黑，爲期最久。陸氏撫晉，爲期最促。陸氏抵晉未久，即以身殉節，遭際尤慘。周余兩氏，亦因地方人民謀光復，先後

去職。

三撫出身既同，而其去職之遭遇，復殊途同歸於辛亥革命。是真副「同年」之實矣。

(心兜)

宋版十三經

現只有兩部

經史子集各書，以宋版為最珍貴，明版次之，殿版又次之。據熟悉版刻之人談云：宋版全套十三經，目下全國只有兩部，一在上海某巨室中，一在前門大街某交易所，某交易所所以數萬典得存儲於東交民巷某大樓中保險，前五年不倖會一

往過目，古氣盎然，間有缺頁者，現在不知流落何所矣。全部之外，尚有收存半部或過半數者，共有四五種者，聞只有故宮及李宗侗等數處，此外如傅嶽芬等諸名家所皮藏者，不過僅一二部而已。

(秋葉)

起居注

康熙九年設有起居注衙門

專為記載皇帝起居之言動

清時有起居注官衙門，充之者皆翰林院自掌院學士以下。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等，其職掌則為侍值清帝傍，以記起居之言動，此署創設於康熙九年，以前無此制也，其址初設於太和門外之西廡，五十九年又裁撤，雍正元年，

世宗又復設之，置日講起居注官，滿六人，漢十二人，滿主事二人，漢筆帖式十四人，（末葉十五人），漢軍筆式二人，十二年又增漢主事一人，乾隆元年又增滿起居注官二人。所記之起居注冊曰「起居注稿」，分滿文漢文二冊，每年終彙總繕正，於十二月送交內閣，由大學士，學士監臨之下，加封藏於內閣大庫之樓下，其稿本則移送「國史館」作史料，據某君於故宮文獻館調查所得，漢文正本，自康熙十年起，至光緒三十四年，共四千五百五十八本，僅咸豐一朝無缺，滿文本自康熙至宣統三年，共四千六百七十九本，僅同治一朝無缺，國史館稿本則漢文，自雍正元年至宣統二年，共二千五百九十七本，而自同治十三年太后垂簾後，至宣統三年止，另四十本，名曰「內起居注」。

（孤雲）

自殺有罪

清律一度列條

經光緒帝刪去

溘清光緒初年，刑部尙書薛允升，素有法律專家之譽，西太后，光緒帝，頗優遇之，某年有舉子高仰山，因落選忿而自殺，幸遇救，旋爲薛所聞悉，立飭有司拘高，既而高就捕，薛親鞫訊自殺原因，高以實陳，並述在京攻讀，既無生計，返鄉垂幃，愧對江東，進退兩難，不若死休，薛怒斥曰，讀書原期明理致用，爾之所爲，不徒負學業，抑且戕害國家元氣，落第即思自殺，無遠識甚矣，縱令登科，亦必庸俗之吏，難膺重寄，須知四民者，國家之份子，有健全之份子，

而后有富強之國家，爾今自戕，曷殊殺人，因判柳遊三日示儆，期滿由薛贈高紋銀百兩，藉裕膏火，並囑潛心學問，前途無疆，高則叩首領謝而去，嗣薛認爲此風不遏，後患堪虞，因於修訂清律時，在殺人罪條下，增入自殺與殺人罪同，雖遇救，亦按律執行，一時朝野譁然，僉謂自殺，原爲人生慘痛事件之最者，倘能輒圖熟肯爲此，共行至愚，其情可憫，同僚羣請刪除，薛不爲然，迨奏請帝覽時，帝亦認爲矯枉過正，遂將自殺罪條刪除焉。

張謇之時文

吾友凌霄漢閣筆記，述清光緒十一年乙酉翁

同蘇，潘祖蔭同主順天鄉試，潘以兵部尙書爲正考官，翁以工部尙書爲副考官，第三題「孔子嘗爲委吏矣」一節，張謇中第二，謂之南元，二十一年甲午李鴻藻主會試首題「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寒捷南宮，破題，時人口中之聖人，即後世目中之聖人，上句扣「達巷黨人曰」口吻逼真，下句非止適合大哉氣象，且使大成殿上萬世師表，宛然在目，所謂全題在握，開門見山，破題之經唱也，主司旣刮目，八股家尤樂道之，其乙酉得元，破題亦甚冠冕曰：以爲貧而仕觀聖人，求稱其職而已，時人稱張季直之舉人進士，皆得之於聖人，甲午之文，能寫孔子人格之偉大，乙酉寫孔子亦循分之人，尤深精警，曰天下處至卑至貧之地，不必皆當卑當貧之人也，而天下誰不當卑而可卑，不當貧而可貧之人，乃不妨至卑至貧

之地，又曰：孔子之爲委吏，其所處僅儕乎不甚愛惜之官考，其時余亦二十矣，博學多能，譽早成於少賤，使稍存賢事不肖之念，則拂衣而起，風節正復可傳，即不然而下吏浮沉，亦豈有鈞穀不知之責，胡爲屑屑會計如斯也，子若曰：吾之爲委吏也，吾之爲食也，斗升之祿，誠甚細微，而旣藉以資我之貧，復傲玩而悞人之事，其居心不詳，吾惟求其常焉，委宛周摯，曲而能達，爲孔子暢舒襟抱，可謂有功聖道者，今日人皆譁其出身之卑，或侈言偉大，不樂小就，步武蘇張，荼毒民衆，輟學時代名流口吻，謂不滿足現實生活，嗚呼！

（萬樹梅花館主）

翁文恭與德宗之魚水

光緒中葉，常熟翁文恭同龢，得君之專，一

實報暢調

時無兩，德宗一日問內侍相語：「某人爲某人之心腹」，德宗笑曰：「我無心腹，祇有翁同龢一人，可爲吾心腹耳！」孝欽聞之不懼，蓋未悟股肱心膂之說，認爲植黨營私耳，珍妃以小過被譴，降作貴人，遂不得與德宗相見，德宗亦不得臨幸，蓋宮廷定制如是，貴人位卑也，德宗以慈意嚴切，無法解救，不免怏怏，踰年，西后怒息，赦珍妃，德宗意釋，定省之際，愈爲嬾順，西后亦喜，笑謂德宗曰：「你能長如此盡孝，吾豈不歡，前此之榮驚，汝必誤聞人言也，吾言是否？」德宗問拒訥，唯唯而已，西后又問：「汝當初誤聞何人之言乎？」德宗默不敢對，西后笑曰：「不妨言之」，德宗復囁嚅，西后怒曰：「有問無答，孝行何在？」德宗惶恐，自念實無人言，何敢妄說，而又實備處此，不得不略舉一二，

倉粹無可指名，憶早晨召見之長萃（光緒丁丑翰林，九門提督），戶部侍郎汪鳴鑾（同治乙丑翰林）二人素爲西后所稱者，言之無妨，乃舉二人以對，西后大怒曰：「鼠輩乃離間我母子矣。」立將二人付刑部，照離間兩宮例治罪，於是盈廷悼駭，樞臣及翁等，皆入宮泥首，旋得旨，長萃汪鳴鑾皆革職永不任用，西后之意，初欲德宗舉翁以對，不意德宗以長萃汪鳴鑾當其災也！

（萬樹梅花館主）

提溜靴包上衙門

在今日以言「提溜靴包上衙門」，或有不解所謂者。考其所由，則爲舊京官場一故實；語非杜撰可比。庚子以前，舊京風氣閉塞，不尚浮華

，普通官民，衣帛者鮮，惟執役倉庫者，競尙華服。緣若輩家無恆產，指身爲業，不得不恃衣着奔走府邸，向人乞憐。時人譏爲「工完價滿衣裳溢」。若六部京官而非出自世家者，日惟步行入署。又以官靴價昂，倘濺塵土，碍及觀瞻，特備靴包携行。臨近衙署，向熟識商肆，假一席地：脫鞋易靴，而後歛步入公衙，靴面可一塵不染。上自郎員，下逮主事小京官，行動一致。是即「提溜靴包上衙門」一語之來源也。庚子後，風氣丕變，包轎車制度盛行，「靴包」漸告絕迹。京官如此行動，誠曰酸腐，然而樸素之風，亦未可厚非也。

（心穴）

顧亭林——于晦若

日前舊京耆碩，於報恩寺之顧公祠公祭亭林

先生，盛事也。而清末民初與亭林學行相仿之于先生，其可忽乎？

于式枚，字晦若，廣西賀縣人，庚辰翰林，改禮部主事，久佐李文忠幕，官至學部侍郎，會詣德意志考察憲政。所陳立憲方策主飭紀綱核名實，多堅卓之論，辛亥鼎革後袁氏累招不出，憔悴江湖以死。名流於法源寺設位遙祭。先期徵輓詞於各方舊友，及期懸掛，則多數以亭林相擬，竟乃不約而同。

如徐世昌聯云：「相聚東海頭，舉足便爲許巢父，望斷玉峯影，前身偷是顧寧人。」梁啟超聯云：「餘事在文章，當代更無韓吏部。扁舟竟歸去，古人不遠顧崑山。」吳重熹聯云：「天北舊同舟，饋我貧糧，掌故顧亭林，史學萬季野。粵西幼隨宦，擬公鄉哲，封章朱蓮甫，碑版龍翰

臣。」吳士鏗聯云：「史才與王季分齊名，記執別黃浦灘頭，示我條流無苟作，卜居近顧亭林舊里，槍招魂玉山佳處，知公身世有餘悲。」伍銓萃聯云：「亭林及見明亡，惜我公不能程松園張青父，遺山何心野史，驚吾世真有邴根矩管幼安。」金葆楨聯云：「慟哭宣榭西台，時論交推謝卓羽。利病曾究郡國，遺書堪續顧寧人。」陳慶和聯云：「自七歲至今，執禮幾四十霜，感念平生，薦事不忘韓吏部。迨百年終了，讀書已千萬卷，傷心後死，遺風同仰顧崑山。」

以上諸人散居京滬杭粵青島，並非同在一方，而人人心理中有第二顧亭林之印象，蓋以經世之才，而兼高世之行，兩公實先後同揆云，

（凌霄漢閣主）

張南通勸袁項城

作中國華盛頓

勿做法國之路易

辛亥武昌事起，袁項城初猶思藉武力，蕩平民軍，嗣經張南通專函切勸，勿逆潮流而取唾罵，袁乃派唐紹儀赴滬，誠心議和，俾清帝遜位，民國成立——當時袁之改換宗旨，固尚有其他原因，然納張勸告，實一重要原因——，民國二年，袁請張組織內閣，維持時局，張以作官非本人素志堅辭，於是改由熊希齡（秉三）組閣，仍請張担任農商，張初尚不許，繼有人勸以農商為建國之本，與其頻年從事實業之意正合，何妨任之，藉展平生抱負也，張乃入閣，其時任司法者為

梁任公，任教育者為汪燮，他閣員亦皆一時之俊，故外間有第一流人才內閣之稱，民三熊以政策不行辭職，梁汪等表示同進退，照慣例張亦自應聯帶請辭，乃張認為農商與人民有直接關係，而所當作之事，僅有基本法令之發布，及各處試驗場之成立，其他如潛治水利，興植森林等，均待進行，殊不願因政治上之習慣，阻礙其政策之進展，於是竟繼續供職，直至民四，楊、等有震安會之醞釀，袁亦以為敵黨已倒，重兵在握，民意可以強姦，皇帝不妨自為，見微知著，張乃謁袁痛切陳辭，請其作中國第一人之華盛頓，勿做法國上斷頭台之路易，詎袁堅不承認，並謂「已決不願作皇帝，但美國人古德諾，謂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頗有討論價值，將來或讓朱明後裔，出作皇帝，即浙江朱瑞亦可」，張見其故作遁詞，

答之曰，「朱瑞可以作，則唱戲之朱素雲不亦可

作耶」，因一笑而出，立即檢束行裝，附津浦車

南返，而再度與袁斷交，袁後在登基以前，對其

攀龍附鳳之徒黨，大封五等之爵，於張則以「嵩

山四友」之高名贈之，名士方惟一有詩贈朱素雲

，曾涉及袁張當日之皇帝談，詩云，「歷數朱苗

到汝身，都城傳備話清新，不須更說華胥夢，漳

水瀟瀟愁煞人」，張既返南通，仍本「愛人以德

」之本性，致長函與袁，作最後之忠告，袁迷夢

正酣，自不能納，然張則斷定其帝制決難成功，

即其生命亦必隨之以盡，及袁死訊聞于外，張更

悼嘆之曰，「得電知洵上逝世，三十年更事之才

，三十年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于

羣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爲而已

」，言下猶有痛惜之意，蓋張於袁仍不失爲知己

之交也。

(錄百)



小缺襟襖子爲馬褂之濫觴

傅恒始以對襟馬褂爲常服

經營樹膠業致富之陳家庚，近以袍褂爲有清遺制，呈請內政部，修正民國服制，吾國袍制已久，陳氏所謂，或指馬褂而言。

馬褂盛行於清季，初爲軍士衣。視外褂爲短，長僅及臍。雍正之季，服者漸多，始則執袴子弟，於康熙末年，以此爲時裝，人以爲異。流傳既廣，效者競起。及乾隆朝，一等忠勇公傅大經略（恒，諡文忠），征西川歸，喜行裝對襟方袖

之馬褂，便於行事，易其名曰「得勝褂」，改作燕居之服。

清代馬褂，種類甚多，有對襟，有琵琶襟，有大襟。琵琶襟右襟短缺，製仿「缺襟袍」，亦名缺襟馬褂。大襟馬褂兩袖平，其襟左右，四周或緣邊，爲便服。惟河工人員所服者，較普通馬褂爲長，窄袖而對襟，名曰「臥龍袋」，俗稱長袖馬褂。雖爲行裝，製與前異。

當時官吏因公出差者，謁客無須衣冠，可以行裝代。行裝云者，對襟大袖馬褂，製以其色天青之團龍綢緞，被於缺襟袍者也，缺襟袍便於騎，始自隋文帝之征遼，史籍謂「缺襟袄子」者是。唐侍中馬周，請於汗衫上加「小缺襟袄子」，詔從之，意者，「小缺襟袄子」，其爲琵琶襟馬褂之濫觴歟？然而馬褂之所以名馬褂，顯名思義

，當爲便於騎馬而使然。鑒諸清葉之於馬褂，以軍爲始，寔假而及行圍，嬾遷而爲常服，固亦以短裝視長袍爲便捷，遂得暢行於當世。

民國成立，累以藍袍青褂爲常禮服，實爲流風所被，然而馬褂之始，果出自「小缺襟袄子」者，似毋須亟求改訂，否則大禮服取式於歐西，將何以自解乎？（覺穆）

賣 摺 子

充此任者必為大文混混
敲詐商店妓院買賣官缺

遜清咸同以後此風最盛

清代諫台以敢言著者，固歷有其

人，如宋葉之三露是也。此種敢言，其言出於自動，然因受人賄囑而言者，咸同以後則多如過江之鯽，俗稱此輩受賄而言者，曰「賣摺子」賣摺

之風，咸同前固有之，而罕見，咸同後，尤其是光緒元年以後，二十六年以前，此風最盛，賣摺子必有介紹人，而充此任者，必爲當時有名之大文混混兒，此輩一方面結交太監作「內線」，滿漢御史作「外線」，而另一方面則遣人四出包攬賣摺之生涯，賣摺之目的，最著者有三，敲詐商店妓院不遂，乃賄囑御史借端舉劾，以圖報復，或因與地方官不合賄囑其去職，以除異己，而最狠毒者，則爲因買賣官缺而賣摺子之「三面吃」，光緒中葉有密雲縣協領崇姓者，與本管副都統相忤，思購摺劾之去，因遊隆福寺與大文棍裕崑峯遇，傾談之下，結爲莫逆，蓋裕以爲主顧至也，誘崇下榻裕家，爲之宴請滿漢各御史，就席訴所欲，越數日果有御史遞封奏者，然所奏非劾摺，乃請將山東青州副都統某甲對調也，事既定

，由崇出三千金作賣摺費，崇以密雲副都統某甲未革職，不滿意，裕曰：「誰能爲汝三千金，而失去好主顧耶？」蓋某甲及乙之底缺，皆裕自贖之門下者，此次對調，甲及乙皆向裕贈送，因調缺而保險不被參劾之費用，各三千金也，上述各金，皆爲裕一人所獲，而遞封奏之窮御史，不過領受五百金而已，此之謂「三面吃」！（野鶴）

京 諺

溥曇蒸人，槐堂小憩，因憶故都諺語，錄之以博一笑，諺云：「翰林院文章，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鑾儀衛刀槍，金魚池婆娘」，皆言其有名無實也，長沙陳寰碧齋戲稱一字，更妙，

「吏部樣，戶部賬，禮部相，兵部仗，刑部狀，工部匠，理藩院構，鳴臚寺唱，欽天監望，國子監放，翰林院當」

（萬樹梅花館主）

清宮正月不禁賭

清代遵前朝習例，除元宵節夜放燈外，自成豐以後，並有放賭故事，放賭者，開放賭禁之謂也。在昔帝制時代，其唯一號召天下民衆之誑語，即在「天下太平」「與民同樂」之八字，故在正月新年中，凡一切禁令，皆須開放一半，不佞幼時，聞之父老云，故都每年歲將盡時，街市上乞丐隨便搶人錢物，官廳不甚究查，燈節各藝鬧區衢，常常發生搶劫婦女之事，此即爲帝國時代年節開放禁令之背影。

清代自乾隆以來，粉飾太平，踵事增華，諸政弛緩，咸豐逝世，慈禧臨朝，恣意尋樂，聞每年正月，常在宮中或頤和園聚賭，宮中階級極嚴，惟聚賭時，則履烏雜沓，狀如外間賭局，一切忌禁，均行廢除，慈禧自爲莊家，召集帝后妃。各近支王公及李蓮英諸貴閣，共謀一夕之樂，慈禧最喜者，爲紙牌十胡，及骰子牌九，光緒帝每賭必輸，慈禧如是日贏，則一律有賞，如是日輸，局終時，贏者必被誑數語，取笑而散，賭注均以當十錢計算，如在局輸罄，如旨下不能退去，慈禧並可借本，惟必償還，慈禧除新年聚賭外，夏日陰雨，亦有時召賭，謂之「過陰天」清末賭風日盛，以迄於今，新年中，均視牧豬奴戲，爲唯一消磨時光之工具者，皆當時慈禧一人提倡之力也。

（羅蘭）

中國官錢局原始

首創於張之洞督鄂時代

信用貨幣實先起於錢票

貨幣中之紙幣，統稱鈔票，佔吾國歷史極早

。漢武帝元守四年，禁苑有白鹿，值國家財政困

難，民間盜鑄「四銖錢」，或盜摩錢裡鎔化，致

硬幣質量，益多而益輕，（今代硬幣之益趨輕薄

。當以此為濫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為皮幣，值四十萬，是為中國國家發行信用貨

幣之始。且可知中國信用貨幣，先起於錢票也。

至鈔票之興，據「稗史類編」載：「鈔之名

，始見宋史。鈔之制，外為關，作花紋，橫書

，貫（說文：千錢一串曰一貫。）外書禁條。關下

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實則唐高宗印製「大唐寶

鈔」，非僅開中國實行紙幣之新紀元，亦稱紙幣

為「鈔」之肇端也。是為官鈔。

土票之起，（紙幣由商人印發，流通於一地

者，俗稱土票。）則始於宋。真宗時，張詠守蜀

，命富商十六人，發行「一緡」票面之紙幣，定

期三年為有效。逾期，另發新券，名曰「交子」

。當時性質，實為官督商辦。然仍為錢票。迄元

初，以絲為本，製行「中統元寶鈔」，樹銀票之

先聲。降及清季，當紅羊之役，軍事繁興，國用

署置，咸豐命戶部發行銀票，乃聞清季商肆濫發銀票之風氣，洎自光宣之際，舊京銀錢舖，遍地皆是，惟一營業，爲商民鑑定各銀號所發銀票之真贋。當光緒三十年時，戶部對銀行發行紙幣，雖規定有銀元及銀兩二種，但印發者，祇銀元票而已。銀錢商人，以市面貨幣流通，以銀兩爲單位，乃於銀票之外，增發銀兩票，票面無定額，可自由填寫也。迨民國後，財部以商人濫發土票，足以擾亂金融，於是規定銀元紙幣，由特許之銀行印發，然未計及輔幣。

民國六七年間，財部爲統一舊京輔幣鈔券計，仿光緒二十三年，張文襄（之洞）公督鄂，設立官錢局，發行「台票」辦法，命陳顯祖設牛市官錢局（在珠寶市廊房頭條轉角處）發行銅元票，而以陳監督其事。嗣後，官錢局濫發銅元票

無度，而準備空虛，迭生擠兌及停兌事故，京兆區域人士，遂有「京兆銀錢局」之組織，業務與官錢局相同，及官錢局停業，銅元票遂爲銀錢局獨家發行。當其時，銀行輔幣券，信用不逮銅元票也。

民十七年，舊京改稱北平，直隸改稱河北，京兆銀錢局，因亦改名河北銀錢局，相沿至今，因溯中國官錢局發生之始，肇端於張之洞。有紙幣之起源，實先有錢票也。（以移）

章 劉

章太炎於國學人物鮮所許可，獨重劉申叔（師培一名光漢）當辛亥武昌義軍既起，江南續定。傳聞以端午橋關係，將受嚴懲。太炎亟電援救，稱之爲「讀書種子」引方孝孺故事，雖擬不於

倫，而愛敬之意可見也。二人往返論學之書甚夥，其關於小學之研究，尤饒興味。惜多象形古篆，不便於報紙刊印，否則申述一二，亦堪資諄助，其答申叔論數目一則云，「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則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此義，祇以五色五位五音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當，斯持之有故矣。陳與博不復能贊一詞也。」夫以太炎先生之自負，而於劉乃自喻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可謂極盡嘆羨。近得南中友人書知自甲骨文之學大興。章劉之說文訓詁甚受打擊，大部動搖。然學術之進步無止期，歷史紀錄，不以最後之成功者爲限，章劉之價值，終不可輕視耳。

（凌霄漢閣主）

打鹿圍

盛京圍場每至秋冬開幕

吉林「貢鮮」肥嫩可口

鹿肉爲關外最珍之食品，故清時奉，吉，黑，三省大吏「呈進鹿肉」，爲最重要之貢品，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鹿肉貢如鹿尾，鹿尾骨肉，鹿臨條肉，鹿胸岔，乾鹿裏脊條……等，有若干種，關外多崇山茂林，故鹿產甚豐而肥美，若樂鹿則產量之鉅，更爲他處所無，「扶餘之鹿」（見唐書）自古即馳名長白山，嶺高候寒，每至夏月，鹿羣咸避署山中，至秋冬山中冷甚，乃反羣出山向盛京圍場而來，乃就煖也，而盛京大吏之「打鹿圍」乃開幕，鹿被捕擊，奔逃愈向北，至吉林伊通乃又陷入吉林圍場矣！鹿逃至吉林時

，其肉正肥嫩可口，故吉林進呈之「貢鮮」（鹿肉）味在盛京上，盛京圍場招佃墾荒，山鹿不敢北來，而吉林圍場之鹿亦斷絕，及吉林圍場於光緒七年墾耘以後，則進呈清廷之鹿肉數目頗減，故王大臣不能常獲其賜矣！（野鶴）

豹尾槍

「兵仗豹尾」爲武備院所製

「鑿與豹尾」則爲工部所製

清帝扈從有豹尾槍，滿語呼豹尾槍曰「阿姑喇」，故京人俗所謂之「阿虎槍」，即此阿姑喇之訛音也。槍分二種，甲曰「兵仗豹尾」，爲武備院所製，乙曰「鑿與豹尾」，爲工部所製，鑿與豹尾名「前引豹尾」，以攢竹爲竿，長八尺六

寸七分，漆硃色，繪金龍，竿首安刃，純鋼製，寬三寸三分，長二尺四寸，作鴨嘴形，以黃綢製袋，形寬長如槍刃，繪五彩龍紋，以桐油髹之套刃上，名曰「槍帽」，刃下不垂朱髦，而以徑三寸餘，長三尺三寸之金錢豹尾，懸掛刃下，「豹尾槍」之名，即因此得，清帝出宮時，如祀天壇之「法駕」，則以三十人各執豹尾在玉轎前行，若祀地壇之法駕，則以豹尾十在金轎前，其平日之鑿駕，及巡幸各省之騎駕，亦各以十人分在乘輿及御騎前作引導，其兵仗豹尾名曰「豹尾班」，侍衛之兵器也，其形狀亦與前引豹尾同於三旗侍衛內選派之，共六十人，其用途有四，（一）曰「站門」每日以二十人執槍。分立於後左門，（在太和殿左，共和成立，三大殿與內宮阻隔，乃改立於乾清門洞），（二）曰「後扈」，帝有

訊出宮，則以十人立乾清門階下左右，及帝出，乃於輿後隨之行，不論法，犬，轡，騎，傘，駕，其數皆十人，（三）曰「御殿」，清帝如升太和保和等殿，則以豹尾十人，分左右立於寶座後，（四）曰「巡幸」，巡遊各省，則每日以豹尾二十人隨帝後行，而槍之形狀，則爲攢竹握柄筋，懸豹尾，不繪繫之矣。

（孤雲）

萬壽寺

西直門外三里許，長河之北岸，有寺宇一所，俗名爲「萬壽寺」。據聞此寺，係清慈禧太后萬壽前所重修，故名萬壽寺，與萬壽山之取義，可以同日而語。寺內西院殿宇，係專備慈禧蒞幸時遊憩之所，建築之費，達二十餘萬，慈禧太后

實報 錫觀

，每年赴萬壽山避暑駐蹕，往往在該寺打尖，念佛，略如戲劇中之法門寺然。

從前北平之少林棍五祖棍，中旄，雙石頭，秧歌，什不閑等會，每年四月初一日，紛紛赴妙峯山朝頂助善，往來均經過萬壽寺，楊柳綠蔭，水濱左右，沿途熱鬧萬分，觀衆如荼如火。各會赴妙峯山，謂之走會，走會向例自西直門時起打起舞，下山返城，亦至西直門險收場，如白石橋，海甸，萬壽寺，高亮橋，皆爲各種會途中打尖擺練之地點。清慈禧太后，當時亦爲喜于看會之一份子，其看會地點，即在該寺中西花園假石山上，有時慈禧命李蓮英在此處傳旨賞賚會衆，什不閑中抓髻趙，亨盛名，聞亦係因在萬壽寺前走會，得慈禧褒獎之所致。

（愁）

張南通與袁項城締交

始於清光緒初

二人時共罪慶軍吳武壯公幕中

張文學淵雅品格清超吳禮重之

袁才氣縱橫未久即能鼻露頭角

我國近代史中，有道雖不同，而關係彌深，且論軍功才器，允堪并駕齊驅時，各有千古者二人焉，非他，南通張謇（字直）與項城袁世凱（慰亭）是，考張袁之締交，實始於清光緒初，共事慶軍吳武壯（長慶）公幕中，所異者張方爲吳軍上客，袁則不過以世誼寄食耳，蓋張雖年僅二十四，而文學淵雅，品格清超，吳以禮重之，若齊桓燕昭之於管仲樂毅，觀張奉呈吳掛督詩云：「

峨峨高節擁轅門，拂拂朱旂絳陣雲，難得名公趨趙魏，況容揖客重將軍，明珠聘寧無意，寶劍御知昔所聞，駭骨從來能走馬，好取麒麟共殊勛，」其水乳交融，東南盡美可知，袁則才氣縱橫，在軍未久，即能竄露頭角，然論文學，殊非所長，因是吳乃令其帥張，俾爲斧削，而張亦認真從事，於其文之紕謬處，恒大加塗改，言談之間，亦每不甚客氣，故袁對張，頗嚴憚之，迨光緒八年，慶軍奉命渡韓戡亂，凡軍需等機要，吳悉以委張，於袁則以河南鄉試在邇，令其歸里應考，袁已擬於軍中謀一隙路，故不欲歸，然又弗能遲白其意於吳，乃懇張爲轉達，張亦以戎務稍集，應付不遑，遂爲進言于吳，留之助已，吳立許之，張即飭袁趕辦軍用物品，限以五日，而袁竟三日辦妥，張於是盛讚其有幹才，出發時，即

張南通對袁項城

請吳以蒞營務處要職委袁，而袁以知兵名中國，位躋督部，權勢足傾朝野者，其起點即出於此，故古今來成大功立大名之人，雖需才具，然機緣湊合，有人援引，亦實尤所必需也。

(錄百)

由斷絕往來至感情恢復

深知其心志狂放

又敬其眼光宏遠

張始終以老師自居

攻闕糾謬絕不含糊

清光緒初，張南通與袁項城，共事慶軍吳武壯公幕中，袁得張之提携，位躋督部，

實報暢觀

然袁既漸展其志，而野心亦漸勃起，一日忽延張入其寢室，並坐於榻，垂幃告之曰：「韓王庸懦，不足扶持，吳帥膽怯，亦弗足圖大事，余意欲趁勢相機，取韓王之位而代之，請公爲策進行何如」，張聆語，極陳其小可，而囑「切勿輕動，致貽國家憂」，最後並許決不告諸第三者，以釋其疑，惟自是以後，張即深知袁心志狂放，不甘人下，而漸與之疏，及吳歿張歸，袁在韓益跋扈，張遂致長函責之，中有一節云：「司馬（袁時官司馬）誠試思所說有虛者否，有不是者否，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諭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勿謂天下人皆愚，勿謂天下人皆弱，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則一切吉祥善事隨其後矣，此訊

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奉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涌，不覺刺刺，聽不聽其自酌之」，——觀此數語，足見張之于袁，素以老帥自居，攻闕糾謬，絕不含糊，古所謂道義之交，張當之良無愧色焉，詎袁鋼鐵已深，張言竟不接納，加以戊戌變政，實主求榮，張更極痛惡之，而與斷絕往來，以葆已節，至光緒末年，袁已飛黃騰達，官至直督兼北洋大臣威勢赫奕熱堪炙手。而張以運動立憲恐其阻撓故，始復屈已謁嫌，致一書于袁，祈其不加反對，辛亥夏季，袁謫居滬上，張以赴滬之便，迂道訪之，談次，認為多年不見，其識見增進匪尠，爲當代督撫中具有宏遠眼光者，以是對袁陡生敬佩心，而彼此感情，亦因以恢復矣。

(銛百)

官場現形記

官場現形記是前清光宣間風行全國的小說，專門作踐作官的。與前之儒林外史（形容科名時代之舉業人物，及斗方名士）後之留東外史（形容留學生）是一類性質。

筆墨不及儒林外史之明淨老練，也能酣暢淋漓。章法是沒有的。金聖嘆所云，正月十五放烟火，放了一陣又一陣，放前一陣的時候，自己亦不能預計下邊一陣該放甚麼，凡章回小說長本者易犯此病，即「儒林」亦不免，

所寫官場情形，以佐雜官及平地突捐的候補道爲最逼真。寫「身分官」，却不盡合身分。乃至寫到督撫軍機還有些佐雜味兒，那只好當笑林廣記看看。

老殘游記，清官的毛病有些可供返省，但不能算是紀實。而官場現形記則簡直設清官都是暗中要錢的，這比老殘游記的見解又差得遠了。老殘還能說清廉人一樣有人尊敬。清朝自康熙極力提倡廉潔以後，雖以乾隆之恣肆，也知尊重劉統勳，朱珪，以西太后之無識亦知敬畏，閻敬銘，丁寶楨。清廉人自有立場，並非「貪污才能作官」，庚子之役，清官失運，才鬧得大家以揮霍交際為能。這些情形，官場現形記的作者，似乎不甚了了。而只是用一種「下意識」來武斷。結果只成爲自己心理上的牢騷之反映（凌睿漢閣主）

理藩院

清初鼎盛時期威加海內，各小國各部落輸誠

實報暢觀

內向，交使不絕，有理藩院以總其事，其歐洲各國間有貢涉或交際，內則理藩院，外則地方大臣主之。蓋天朝與外夷之體制，凜然不可紊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旬萬壽，英使馬爾晏尼 Macartney 來聘，其國書文件，按原文皆是平等口氣，而譯呈御覽之華文，則盡變作「天朝」，「小國」之程式，彼此馬馬胡胡，掩耳盜鈴，此種印象，直至同光時期之朝士大夫，猶牢不可拔，李慈銘之越縵堂日記云：「當咸豐末之設總理衙門也，慈私謂其非體。宜以理藩院並轄，而添設侍郎一人，以恭邸總理之。不宜立署及考選六部內閣屬官爲司員。」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設，當時名流尚以爲失體也。至庚子以後外人，不以總理衙門爲滿意，而改爲外務部，其主要之組織，由外人擬定依行。此又豈越縵老人所及料乎。

出理藩院，畫清「各國」與「藩邦」之事權，而有總理衙門。由總理衙門而改外務部，民國初年或外交部，其理藩院之本身則於清光緒丙午升「院」爲「部」，宣統時新內閣成立，理藩大臣亦爲國務大臣，（外務居首，理藩居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改稱蒙藏事務局。凡此升降，分合沿革皆以理藩院爲基礎，而國勢之隆谷，疆土之廣狹亦與爲因緣。「理藩院」實最富有歷史興味之一名詞也。（凌霄漢閣主）

張燮鈞先生之髮

許久不理髮，有「剃頭挑」過，爲我推而光之，大快。

剃髮老匠年五十餘矣，發言曰，您的頭髮真好，主貴。予大詫，問何所見而云然，老匠曰，

髮勁而直，髮根之肉，歷歷可見，予曰，吾髮蒼白，脫落者多矣，此衰象也。貴於何有？匠曰，不然，有證例在。您知昔日有位戶部侍郎張亨嘉張大人乎？予曰，知之，記得其禮部侍郎。匠曰，放過浙江學院，予曰，不錯，是光緒二十七八年間的事。

匠曰，我少時在張府承應多年。張大人的髮少而勻，清而不亂，看上去似田間麥秧一樣，薙頭時，不許人手觸其頭，一隻右手，只能懸腕，漫漫的薙去。有些人伺候不了，此貴相也。予曰，你們這行還管相面算命乎！匠曰：否否，只頭髮，鬚鬚上有些準頭，也就是看的多。予曰：我若貴者，早上高等理髮館矣。豈能找你這剃頭挑子。匠曰：不然，昔時貴人，又何嘗上理髮館來。予曰，有理既有理。

案張亨嘉字燮鈞，侯官人，癸未翰林，歷卿寺至侍郎，都學湖南，南書房行走，宣統初卒，（復追謚文厚）與陳伯潛太傅至戚。太傅曾挽以聯云。

少壯夢中過，老共朝班還我棄。
文章身後在，眼看時局不君悲。

（凌霄漢閣主）

賜宴與賞食

珠盤六膳晨餐渥

雪椀三漿盱食餘

清葉官吏，於禁中賜宴賞食，視爲殊榮。翰林之供奉上書房與南書房者，散直較遲，內廷時

實報暢觀

備飯膳，嘗者以爲出自殊恩，退必吟詠以紀其盛。張文貞公（玉書）有「賜膳恭紀」詩如：「珠盤六膳晨餐渥，雪椀三漿盱食餘！」是寫實感恩之句。他若沈德潛等，亦有一「賜飯恭紀」詩。究其實，君臣同屬人類，縱曰人主專制，亦不能使人臣撻腹從公。書生識見非迂，感恩之作，其意別有所在。內廷正式賜宴，定制亦嚴，非僅席次有上下之別，即菜肴多寡，亦視品秩爲轉移。王公及宗人府內務府大臣，享用較侈，視一品官之食賞八色者，多二色至四色。餘則一品賞八色，二品賞六味，三品賞四菜，五品以下，僅得二色。清末，慈禧壽辰賜宴，供奉兩書房之翰林，秩祇七品，亦得與王公同享八色。點綴慶典，固應如是。但叨天廚盛饌者，則又視爲異數，慈禧嗜黃花魚，其壽日又值冬令，舊京難得此品，故賜

宴時，好以黃花魚餉巨工梁頤，且諭內監示意，稱爲「老佛爺特賞」以市恩，亦僞聞也。大內奏劇，王大臣得獲聽戲之賞，竟日在戲台兩廡，靜聆仙韶。是日亦必賞食，可多至七八次，飲料膳點，包括無餘。大抵首賞山查酥糖等糖果數匣。獲賞者，就座次叩首謝恩，即時食用。倘有餘剩，可以攜歸，餉家人以異味。次賞午膳，則出廡就膳所而食。三次賞果芳酥等三四盒，名曰「御膳克食」，所以助消化之力。再賞奶茶，爲第四次。午後賞果棹，亦須出廡食用，爲第五次。是後各次，均須至膳所，蓋爲點心夜膳之類。夜膳與午膳無大出入，點心則爲餛飩，粥，雞蛋，燕菜，餛飩等，甜鹹均備。粥以赤豆爲之，名曰「雙弓米」。緣宮內善詔之寺人，意謂大內啜粥，過於寒酸，因以一雙弓米代替粥字。殊料禁中

非僅啜粥，且有赤定粥；所以然者，純米煮粥，其色白，慶典嘉節，悉屬良辰，不應以白色參雜其間，至觸雷霆之怒也，凡賜膳賞食，一切傳飯，進酒，盥漱諸事，盡由內監執役。叨蒙賞賜之巨工，例須于事後餽贈，償其周旋之勞。餽贈數目，須以日計，至微之數，日給四兩六兩，不能毫無破費。不然，則寺人狡獪，可以陷巨工入御前失儀之罪，將因小而失大矣。（心光）

薩鎮冰

安步當車

海軍名宿薩鎮冰，清代曾任閩水師提督，鼎革後，屢任海長，薩性樸誠，當其總長海部時，散值回廬，恒步行之，雖有汽車不乘也，聞僚訊

其故，薩則以時代尙奢，我輩應倡行儉樸爲對，閣員僚屬，無不推崇，民六夏六月，薩正旅居故鄉，因天熱，擬赴先農壇閑眺，彼時正陽門，尙未拆改，薩於出城擁擠之際，所穿青紗馬褂，被洋車夫以前車把衝破一孔，當面理論，車夫以若大年紀，不應在踵趾相接之門洞相擠，薩因其不說理，遂鳴警法辦，並以名刺示警，警察見係海軍總長薩氏，當時敬禮失措，車夫則叩頭如搗蒜，伏乞寬諒始罷。

(立之)

張善子善移虎性

送入蘇州名刹報國寺

聞木魚聲輒作膜拜狀

張善子自得虎後，愛惜備至，每日飼以牛肉

實報暢觀

，其肉不令流血，且均切成小塊，俾虎便於吞嚥，最初日食二斤，(後漸遞加)俱始終不參以雞鴨活物之類，人間故，張云，虎若食動物習慣，其見人亦必視爲動物，而作耽視垂洩之想，危險殊多，如張氏者，可謂深知虎性，而得參虎之密訣者，且每日調教，使此虎與貓狗同處，日漸稔熟，各不侵犯，有如昆弟然，古時「貓鼠同眠」，「貓犬互乳」頗有類是，觀者嘖嘖稱奇不置，虎在蘇州張宅，今已三年，尤奇者，對來賓能迎送如儀，傳增湘總長由黃山便道訪張，虎先迎之門外，傳令人爲攝一影，以爲紀念，名畫家汪謫士又拊虎蹲地，亦攝有一影，上海女畫家趙美瑛女士與虎亦同攝有一影，女士繪畫，喜用朱紅色渲染，說者稱爲胭脂虎，諳也而近虐矣。

虎現每日食牛肉八斤，對張氏語言，頗能了

解，張每日謂虎性終馴，不如使其皈依空門，潛移默化，乃携往蘇州名刹報國寺，由印光法師錫以法號曰「革心」，法師意蓋以虎天性暴戾，欲其革面洗心，虎入寺多日，一聞木魚奉經聲，輒俯首帖耳，作膜拜狀，法師嘗云，此虎尙具慧根，可證正果，但有災厄，宜慎護之。

顧巨六不啖牛脯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一片仁心稟於天賦

川人顧巨六（謦），爲民國歷史人物，文章法制，嘗稱重於時。近從瀟濱來平，探視友好。舊雨孔希白（昭焱），爲在私邸設宴洗塵。顧氏年逾花甲，望之若五十許人。足徵其攝生有術，

遇事達觀。希白粵籍，素精饌肴，是日所陳，悉出其夫人調製，風味之美，迥非市肆物可及，座上咸快朵頤！燒牛脯一味，尤爲精絕。舉箸之際，巨六獨肅座不動，主人知其義固啖此，殷殷勸進。巨六謂與此絕緣久矣。或詢所以。乃略道其勿食牛肉之梗概。巨六旅滬久，一日凌晨，道經法租界屠牛場外，聞牛聲甚哀。怪而遙視，知爲戮牲之所。惟將屠之牛，猶繫巷外。蠢然大物，獨有天靈，似知其身臨死所，候人宰割者。吼聲凄切之因，實在於斯。巨六耳聞目擊，中心大動，頓憶「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之訓，屏此不用。聞者感其具仁人之心。顧氏於清季，供職京師外城巡警總廳。汪精衛謀擊攝政王載灃之案，實預讞事。案既決，由其送至刑部。乘寬大之旨，向刑部提牢，爲汪氏等交涉，免除刑具，惟以圖

於權限，不能貫徹其主張。嘉心慈獨稟於天賦，非偶然也。

(學務)

剪髮

清季大吏中

伍廷芳爲第一人

髮辮爲清代特制，既不潔，復贅疣，殊欠雅觀，海禁開後，吾國青年出洋游學者，腦垂髮辮，不堪外人譏刺，相率剪除。資政院成立，議員有提議由政府明令剪髮者，摺上，留中。然剪髮空氣，從此瀰漫國內。會新練陸軍，以髮辮長垂

，工作殊感不便，而制服垂髮，有碍觀瞻。兼之軍帽非包頭可比，不容盤辮藏帽內。某親貴向負整頓陸軍之責，耳聞目見亦深知髮辮之不便，特以格於祖制，不敢有言。資政院議員之奏章既上，清廷雖不便推翻祖訓，亦不欲以形式上之微事，違反衆意。因願旨默許軍警服役人員，自由剪髮，惟不及其他。時曾任駐美公使之伍秩庸（廷芳），正在滬上主持「衛生慎食會」。伍任會長，以髮辮有碍衛生，蓄意剪除，未得其當。及讀廷旨，乃於庚戌十二月十五日，假味蕪園（張園）地點，召集衛生慎食大會，商討個人衛生問題，涉及剪髮一事，到場會員，泰半主張剪除。伍氏令待詔首將髮辮剪去，爲會員倡。當場隨同剪髮者，爲數甚多。電傳至美，謂我駐美公使首先剪髮。其時，我駐美使節爲張蔭棠氏，及美電到

京，廷臣誤爲張蔭棠亦剪髮辯。旋經續電證明，乃知剪髮者，爲前任駐美公使伍廷芳也。此風既揚，舊京學界中頭腦清醒之青年，亦相率剪除髮辮，如京師大學堂，法政學堂之學生，剪辮者層見疊出。乃各學堂主政者，以茲事未奉明文，不能容學生擅自行動，嚴厲詰誡學生。不得自由剪髮，否則扣分，且斥革首要，一經各學堂牌示周知後，其業經剪髮者，復紛紛裝置假辮，爲掩飾耳目之計，舊京假髮營業，一時驟形活躍。政界方面，貿然從事者甚少。祇承德地十檢察廳人員，捲入漩渦，均將髮辮剪除。蓋檢察廳成立未久，人員率由法政學堂畢業生調派，見解新穎故有此舉。及爲廳長熊某查悉，大怒，立下手諭，有「若諸君似此私自剪辮，殊屬不成事體，均予懲懲，記過一次」之語。該廳剪辮人員，殊覺掃興，

咸敢怒而不敢言。祇有安裝假辮，留做飯地步。至軍警兩界，原可剪髮，惟因上峯目剪髮者爲異人，遂相率觀望，實行者鮮。是以清季漢大吏中，首先剪除髮辮者，伍廷芳實爲第一人。及武漢事起，舊京官面，視無髮辮者爲黨人，是已將庚戌廷旨，棄置不問，強欲加人以罪矣。夫復何言！

(心宥)

官產中之一掌故

房錢庫聲名狼籍

前清官人每間月租二百文

收房租人打節錢節有定數

平市官產，曩年迭經「官產處」勸商民購置，化爲私產者甚多。惟以地面遼闊，清理之頭緒紛繁，或以年湮代遠，淪爲黑產者甚多。當局擬

澈底清理，已組織官產整理委會，並委定北平整理區主任，專司整理市郊官產事宜。舊京官產，地畝而外，兼有房屋，且以臨街舖房爲最多。清季末葉，舖房屬於官產者，約佔全市舖房百分之四十而弱。是項官產，泰半歸「內務府」管轄，商民租賃官房，逕向「內務府」接洽。「內務府」因有「房錢庫」之組織，司理官房出租，及收房租各事。收房租而有「房錢庫」，是項收入，自屬「內務府」正常收入之一。惟日久月深，經手人難免不藉以自肥；當時雖無「小租」等規定，然而藉端吃私，固不僅限於「吃打掃」之一途也。取租人尙向房客索取「節錢」，節有定數，已屬怪狀。但「房錢庫」員役之最大收入，則在吃房客之花銷。蓋官房租價，早有規定，最初訂例，官房每間，月徵租價制錢二百文，（合今日

大銅元一枚）咸豐朝，改用「當十大錢」，市間流行當十錢一文，合制錢五文，官房租租，因錢價不一律，恐傷公款，經「房錢庫」繼長增高。後官房一間，月租一吊，達官房租價之最高峯。後此「房錢庫」中人，遂以增長房租爲誑詐房客之惟一利器；遇有商人營業之歇而復作者，即視爲增漲房租之機會，不論其是否新起租也。商人如不願增租，則可派人關說，願一次花銷若干，（少則三五十兩，多則百兩左右，視官房坐落地點之是否衝要，及租房數量之多寡，實營業資本之大小爲轉移。）即可按原價徵收。在商人一次所費，固已不貲。但與租同樣之私房一年租金較，尤覺便宜多多。迨光緒末年，銅元時興，於是銅元與制錢問題，又予「房錢庫」中人漁利機會。良以制錢市價，相差十之四，徵制錢，繳銅元，

自可操奇計贏，飽彼輩之私囊。商人處威勢之下，既欣房租之奇廉，復懼「帶庫究辦」之公事話，因之任其宰割，不敢怨尤。所謂「內務府堂官」者，亦以區區房租收入，不足以挹公帑，遂亦充耳若勿聞。「房錢庫」乃聲名狼籍矣。是亦官產中之一小掌故也。

(骨移)

甘老頭甘心報主

誠章開罪匪首

甘以奇術鋤之

前清同治九年，外火器營（西直門外藍靛廠，尙有故址）舉行春操大閱，各弓房每日招集營兵練習箭術，任教練者爲正黃旗人誠章，誠素精箭術，善于百步內夜射螢火，前在京兆尹衙門，曾

充捕快頭，（類似今之偵緝隊長）供職認真，不待開罪匪首，彼時綠林，人多善奇技，屢有闖賊不得者，茲幸乘機，羣擬報後，先是誠家僮翁，姓甘而名闕如，人以甘老頭呼之，年逾七旬，而精神不讓壯丁，是日誠得遺書，約赴西山之麓一較箭術，誠雖知係匪首圖報，卒以恐貽譏笑，不得不往，甘老頭悉其情，自菴廡隨去，屆時夜晚，主僕甫就道，則見眼前流星相似，依序前馳者約十數人，蓋皆匪中之精內工者，暗中監視同行也，既抵山麓，遂爲匪衆包圍，始則誠章與匪對戰。

繼則羣匪合力與誠輪戰，甘老頭見誠力不支，乃改其嚙嚙之音而爲大呂之言曰，主人切息，待吾斬之，語未竟，即見一道白虹自甘發出，瞬息之頃，念餘匪頭，落地若滾瓜狀，誠固不知甘

，亦不進署辦公，然事實上在封印期內，各衙門皆停止辦公，亦無公事之可辦也，必至來年正月二十日，始舉行開印典禮，（亦有因職權重要提前開印者），封印之義意，乃因文武官吏勤勞一年，至年終由國家制定「年假」日期，以便官吏

購年貨而過新年，此為專制時代一種體恤政策，藉以表示「爆竹聲裡，普天同慶」的意思因平時官吏無紀念，星期等例假，故於新年舉行封印，停止辦公。封印雖為「放假」的代名詞，然不直名之為放假者，因一言放，則大小公事皆須停止，若封印則小事擱置，大事仍照辦也。封印之典皆在官署內舉行，堂司皆蟒服將印供上，燃檀香行叩拜禮，禮畢將印貯匣內以黃袱包之，外貼紅簽，墨書「封印大吉」四字，開印時亦如之，惟旗籍之參領關防（長方銅印），佐領圖記（四

方銅印），則于私宅內舉行「封」，「開」典禮，因此輩有專官而無專衙，平時皆將印信藏私宅內，交官太太守護之，而都統虎紐銀印，則于署內舉行「封印」之典也。（野鶴）

關於慈禧放舟

李鴻章進獻小火輪

夏日用游艇秋令易汽艇

「龍池舊日寬如海，宜使新開注玉泉；午夜鳳城燃炬啓，相公進入宛渠船。」常州屠敬山（寄）官詞，詠李少荃（鴻章）向慈禧進小火輪事。輪艘入宮苑，當以爲嚆矢。厥後慈禧於昆明湖泛舟，以時令氣候之不同，異其方式。大抵夏日芙蓉盛開，則用國產游艇，在波平如鏡裡，雙

漿欸款，自有真趣。秋令，蕭疏水國中，祇紅蓼殘荷，點綴其間，乃易汽艇，機輪擊水，潏潏湧湧，非徒輕快，且足破寂寥之境。若坐有帝后，小艇不能容，乃易大舟。雖具職司梯檣之內監二人，亦爲形式，蓋二人之力，絕難駕巨缸容與中流也。御舟前行，別有二船以黃纜汲引。二船各列司舟子職務之內監二十四人，分左右排列，每列十二人，立而打槳。接近天顏，無敢或坐。當宮苑汽艇無多時，慈禧幸臨頤和園，舍陸登舟，情亦如斯。及小輪既多，乃改用小輪汲引，良以輪行多震盪，爲慈禧所憾，但利用其力耳。民國初元，高亮橋船塢尙完整，是隕藏船，即以備慈禧循長河以幸萬壽山之用。光緒三十年左右，慈禧恒喜舟行，以高亮橋爲登舟起訖地，此時，橋下有殿事數楹，曰「霽虹堂」，而橋南北，因之

有牌坊。北坊顏曰「資安，廣潤」，南坊題「長源，澤」。今建築木料，久爲人移充薪火用，渺不可考。在「霽虹堂」登舟後，迄萬壽寺，打尖進膳。蓋萬壽寺水閣，船莫能通，勢須登陸易舟也。萬壽寺方面應用御舟，胥由頤和園舫塢駛至，即時人盛稱之頤和園第一舫「鏡春廳」樓船，亦於昆明湖中由汽輪引至，於是慈禧再由此登舟，緣長河而達頤和園，由園東南隅之「羅鍋橋」下，駛入昆明湖。御舟之前，有侍衛船爲導，名曰侍衛，實則隨行王公，悉登此舟。侍衛云云，僅爲御舟作導而已，至設蹕拱衛及其他隨從等，悉緣河堤以行，迄頤和園外，戛然而止。格於園牆，無由闖入也。今長河堤岸，不逾百武，即有石礎，傳爲以前備慈禧隨時登陸用者，茲並誌之。

（粵簪）

嗜古家摺扇集錦

陶希泉自號「萬扇樓主」

邵伯裴則以錦匣貯藏摺扇

王冷齋藏摺扇至二百餘柄

摺扇倡始於宋代，至明季永樂年間，乃其極

盛時期，降及近世，日新月異，爭奇鬥勝，故文

人雅士，多形諸筆墨間。幾視爲一種騷壇絕妙助

興品，亦猶古詩之借團扇言情，如「團扇復團扇

，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心理，羞與郎相見」；「輕

羅小扇撲流螢」，「一枕清涼一扇風」，等句是

也。

聞上海陶希泉家藏有摺扇一萬柄，自號「萬

扇樓主」，詎至一八八〇戰事後，家忽中落，生計

驟窘，則將所藏古扇向某銀行押款五萬元，其價

值珍貴可知。天津大律師陳彰壽藏扇千柄，其最

珍者，有明末四大家之畫（唐伯虎祝枝山文徵名

沈石田）又有董文敏（其昌）楊文驄（龍友）明

作，其扇股尤精緻，有「湘妃竹」，「聚鹿竹」

，「鳳眼竹」各種，扇股至有四十根者，客至必

請參觀，古色古香，琳琅炫目，莫不驚賞，陳每

日外出時，輒換一扇，在天津爲第一藏扇著名家

北方邵太史伯葵先生，收藏摺扇極多，骨扇均係舊製，扇面則用舊紙寄至杭州定製，貯錦匣中，甚爲美觀，先生書法精練，夙稱當代宗匠，所有扇面，半係自書，公子若生，善承家學，有『大小趙』之譽，入夏以來，有澆先生畫扇者，公子輒代書之，詩家王冷齋藏摺扇亦有二百餘柄，多以近代名人配合，如一面是姚茫父畫，一面必爲樊樊山寫，其夫人尤精繪事，花繁筆端，每遇雲淡風清時，夫婦輒對案揮毫，他詩有畫，她畫有詩，極閨房唱隨之樂，有過於書畫者，亦見王先生固不僅以藏扇一長而已。

記者昨晤周景瞻先生，談次，忽見其手持摺扇，爲董文敏所繪，玩賞再三，洵稱希世之珍。

（記者）

顧亭林先生

耿介不渾俗

明未屢試不遇棄舉業屏居山中

僑居山西營書院一區著作不輟

康熙廿一年正月八日際馬暴卒

十六日爲崑山顧亭林先生生日，平名流舉行公祭，考顧炎武先生，初名澤，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

父同應，有文名，好義樂施，從叔同吉未婚夭，聘王氏，衰麻來歸，逾一紀，先生始生，撫爲嗣子，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年十四，補諸生，崇禎末入復社有名，與同邑歸莊友善，皆耿介不渾俗，人以歸奇顧怪目之，屢試不遇，見時事日非，遂棄舉業，屏居山中，取家藏經史，累朝實錄，及天下郡縣志，明代名人文集奏疏，徧閱

之，有得卽錄，積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明福王立，以貢荐授兵部司務，未仕，嗣母王太安人，初以節孝旌表，及乙酉南都破，不食而卒，遺命子毋事異代，唐王稱號閩中，遙授職方司主事，亦不及赴，尋避訟，盡鬻其產，寄居葦邱，別治田舍，久而爲土人攘奪，又遷山西營書院一區，竹垞先生題其柱曰：「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蓋實錄也，僑居少暇，輒周覽山川，考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銘碣，著作不輟，嘗五謁孝陵，兩謁天壽山諸陵，四謁莊烈攢宮，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詞，廷臣將荐之，馳書堅辭，絕迹不至京，二十一年在曲沃，正月八日墜馬，疾作，次日卒，年七十，所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並左傳杜解補正，古音表

二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二卷，統名「音學五書」，又詩集五卷，文集六卷，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吳才老韻補，正昌平山小紀等諸雜著，皆門人吳江潘耒梓行，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及二史年表，歷代宅京記等書，又百餘卷，皆並藏其甥徐健庵尙書家。

(萬樹梅花館主)

白字

識字太少或精神恍惚者，往往「寫白字」。白字又有「別爲一字」及「不成一字」之分。清同治十三年鴻臚寺少卿梁儉寶奏云：

嘉慶十八年，舉人董對策卷內「濳洞」誤作「濳泗」，「岷山」誤作「岷山」。道光三年貢

士陳大忠卷內，杜子春之「春」誤作「眷」，張兆泰卷內「笙鏞」誤作「聲容」，此皆誤作「別字」者也。咸豐八年舉人平齡「徵」字加「水」旁，「至」字之「土」上作「八」，閩鏡塘卷內「竭」字之「曷」字旁，寫作「易」，「愆」字之上半寫作「行」，皆不成字者也。應請明定畫一條例，凡墨卷內字字靈偶有小差，仍係本字者免議，若別係一字有害文義者罰停一科。不成字者罰停二科。

觀此可知白字之分別。近人所提倡之簡筆字，亦有許多是白字。至於「古字」是有考據的，自與一般之錯誤不同。但考試場中，則與「白字」同為違例。如李越綬於「安穩」之「穩」必寫作「隱」，在考古上是很有理由的，他以為「穩」是白字。但按磨勘條例，「嘉慶甲子科山東鄉

試第八名祝以孝詩內押韻不穩」決不能說「押韻不隱」，可見功令仍以「穩」為正字。李越綬若於卷內以「隱」代「穩」，反為白字矣。

近年上海的新文、有提倡「別字」者，不知於以上幾種分類，先有研究否？（凌雲漢閣主）

幾件白字趣聞！

剛相國之「逐奔追比」

某將軍之「千鈞一髮」

曉岩公子之「烏槍營」

因讀書識字不多，致膺「白字」先生之雅號者，比比然也，白字之譏，出於無名平民固無足輕重，而若出於大人先生之口，則笑話四騰，尤其重，而若出於大人先生之口，則笑話亦愈大，清時以繙譯生員出

身列爲庚子禍首之剛子良相國（毅），讀「庾死」曰「瘦死」，「追奔逐北」曰「逐奔追比」及民國時代，北洋某勢力最赫之上軍，在天津會議席上報告時，嘗謂「千鈞一髮」曰「千鈞一髮」，左右莫不匿笑，又清時八旗武職，「考驗軍政」之典，即考試弓馬是否精熟也，及格者，例應外放綠營總兵副將；以下之武官，然未放前，例應誦讀則例一稱，以試其識字多否，然旗營武員向例識字有限，某次軍政驛侍御曉岩（山）之長公子，精於射，將補長沙城守營參將矣，及念例則，誤侍衛處爲「待衛處」，烏槍營爲「烏槍營」，瞻狗爲「瞻狗」，驗缺爲「驗缸」，主試者大笑，去年此公尙健在，於東四一帶設報攤，每值國主稀時，輒躡地舉報朗誦，白字仍未改，今則久未見，蓋已長辭此濁亂世界矣。（恨生）

老虎剪

夾銀錠之神技

銀幣未興時，故京各官署薪俸及兵餉，皆用銀兩，銀自戶部領出時，皆爲整錠，需用零數，必向爐房或錢店僱剪夫夾碎之始能應用，此輩剪夫技頗精，有「平夾」「翻夾」二種，以數尺之鐵剪，立地，一手扶剪柄，一手將錠置剪刀，乃以兩手按剪柄，俯身一壓，錠即割而爲兩，是爲「平夾」俗曰「啞叭剪」，若夾時故意作勢，以指向蘸口津液，向錠上一抹，兩掌握夾柄，俯身以胸橫壓柄端，腿向上豎，剪響銀碎，是爲「翻夾」，剪銀之神技，不在剪而在偷，剪整（

即下部長柄之頂端向刃處）有細孔，孔內部如槽，名曰「虎眼」未夾之前，先以鏡置臺上，以刃微尅（擊碰之也）之，再用力一夾，則銀屑碎末自虎眼落槽內，夾數十鏡後，付槽已滿，乃於夾時故意將上柄向左或右力撥而下，則銀鏡未碎，而剪紐已折，乃將此剪換下，再易新者，施行此種手法，以捷快爲妙，羣衆圍觀之，不見破綻也，此種剪名曰「老虎剪」言其餓極能噬多銀，銀雖被偷而原數則不減少，其手術全仗此輩口內之鐵砂與蠟油，貼銀孔內，往時各旅署承辦人，多有與此輩勾結者。

（孤雲）

婦女耻骨之黑痕與貞操問題

清光緒間，岡子良相國（毅）所輯之洗冤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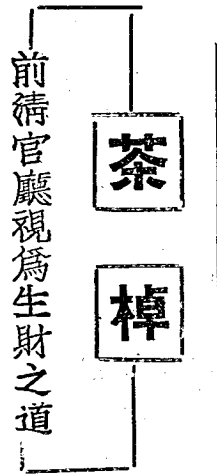
實報 錫觀

義證（後改作集證）付梓，分贈戚好，其驗婦女屍條曰：「處女以中指用綿包紮，令穩婆探……內有黯血，即貞，無則否。」又曰「處女幼時，升高失足或，車，或乘馬，其血間有墜落，審驗此則以指頭探……窺尖則貞，圓則否……」等句，此種記載，皆爲歷任仵作輩中閱歷而得，非望風捕影之理想談也。前閱醉丐先生所談之婦女恥骨，除本夫外，多接近一人，即有青痕一處，讀畢不覺憶及昔日趣談一則：

清末民初間，故京有以評書爲業名鄒福九者，貌不揚，而口材極佳，以說聊齋及今古奇觀，最膾炙人口，對於書中之描述，維妙維肖，尤其是關於兩性事如鴛鴦譜等，更精細，故一斑青年主顧，趨之若鶩，某日於宣內路西某書館，忽涉及洗冤錄檢驗婦女恥骨事，鄒故作自問辭曰：「

多近一人，即多黑痕一塊，若像土地廟後身以皮肉爲業的她們，別看綢緞裹身，然而她那骨頭，原來是個煤鋪大掌櫃的。一語甫畢，聽衆中之茶壺，即有一把飛向鄒前，鄒知失言，極力道歉，始解圍。

(蝦生)



舊京故事，紳商舉殯，沿途商肆，有出擺「茶棹」，備送殯及執事人解渴者。喪家子遇有茶棹，以茶棹主人送茶情重，例須叩謝。另有人爲喪家出謝帖，並備包封，以申謝意。包封內以錢數寥寥，無非點綴而已。此項茶棹，非盡屬喪家

素識，有輾轉相傾者。清季，步軍統領衙門所屬兩翼五營官廳，兵役無事可爲，羨喪家包封甚豐，視爲生財之道。良以當時紳商，視有官廳茶棹爲體面，故所發包封，較普通者優裕多多。雙方相互爲用，官廳之出擺茶棹，一時蔚成風氣。有人以打油詩詠「官茶棹」曰：「兵弁殷勤靜不譁，靈前盃水與喪家。衣冠比妓懸殊遠，爲見銅圓也賣茶！」旋有燈市口甲喇廳兵役，以出擺茶棹，不及分神招待巡查之某翼尉。某大憤，報告提署謂：「官廳預備出殯茶棹，與體制不合。應請諭飭兩翼，傳知各甲喇廳，紳商殯，官廳不得濫行預備茶棹，以重體制。」提署從其請。此後官廳出擺茶棹之風乃稍殺。

(覺移)

狀元宰相

清朝閣臣，最利熬頭，如傅聊城（以漸）爲

順治丙戌開科狀元，呂常州（宮）爲順治丁亥狀

元，于文襄公（敏中）爲乾隆丁巳狀元，莊參政

（有恭）爲乾隆己未狀元，梁文定公（國治）爲

乾隆戊辰狀元，王文端公（杰）爲乾隆辛巳狀元

，戴文端公（衢亨）爲乾隆戊戌狀元，潘文恭公

（世思）爲乾隆癸丑狀元，張文達公（之萬）爲

道光丁未狀元，翁文恭（同龢），咸豐丙辰狀元

，孫文正公（家鼐）咸豐己未狀元，徐頌閣（勳

）同治壬戌狀元，至元和陸文端（潤庠）東閣大

學士後，而清社已屋，狀元宰相，已成爲歷史名

詞矣！
（萬樹梅花館主）

實報 暢觀

冰

清代官冰窖

分內外兩種

內府奉宸院工部都水司掌理其事

冬至節十五日後派官督冰夫伐取

清代有「官冰窖」，掌冰官署有二，曰「內

府奉宸院」，冰之產地爲玉泉山，洩水湖，什剎

海，淨業湖，福海，昆明湖，三海等處，曰「工

部都水司」冰之產地爲御河，城濠，龍王堂，南

蓮花池，北蓮花池，高水湖等處，取冰之日期爲冬

至節十五日後，派官督冰夫伐取之，冰之尺寸以

能夏日足一尺五寸之立方塊爲制，故冬日伐取時

九九

，必尺寸三倍之，防其溶化也，藏冰之處曰「官兵窖」分內外二種，「內窖」六處，曰紫禁城冰窖，（在武英殿北內務府堂後與果房造辦處爲鄰），曰西苑冰窖（三海也）上述二處各關五窖，每窖藏冰，舊制爲五千塊，曰景山冰窖，（在景山西門外）分關六窖，其藏冰五萬四千塊，曰德勝門官冰窖（在德勝門外），計關三窖，共藏冰二萬六千七百塊，上述四處之冰，乃專供壇廟祭祀及內廷御用者也，曰德勝門土窖（亦在德勝門外）內關二窖，共藏冰四萬塊，曰正陽門土窖（在前門外河沿其宣武門外者爲後增者皆爲明代前三門冰窖所改）內分二窖，共藏冰六萬塊，上述二處專供各衙門領官冰及各城門……等處，施捨冰水之用，其「冰窖」曰東陵冰窖（在西陵及孝陵等處），由遵化，薊縣，豐潤等縣取冰，曰西陵

（陵），由易州取冰，此二處乃供祭祀用者，曰紫河冰窖（藏三千塊），曰喀拉河屯冰窖（三百塊），此二窖與其餘如巴什克營，波羅河屯，小營子，中關，梓榆溝，長山峪，四間房等冰窖，爲供行宮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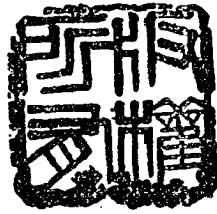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四日出版

暢

觀

定價

實價三角



著者 實報社

出版者 實報社

印刷所 實報印刷所

各發行處 各省市實報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請看華北最著名的

實

報

總社社址北京宣外大街五十六號
分銷處各省市鎮派報社均有代銷

實報七大優點

① 新聞採訪力求其精華，取其特要，編排新穎，短悍無比，標題精關動人，各方消息應有盡有，尤以「實報專訪」新聞，記載確切詳盡，至應時特寫，亦合讀者口味。

② 要聞版刊載國內外消息，世界之珍聞，遇可研究之事實發生時，並有「時事解剖」欄，詳為流解，俾讀者對國內外時事明瞭。

③ 第三版劇刊內容豐富，計有某夫人信箱，古今名人專號，日本，婦女生活，學生界，專藥，兒童，藝園……

④ 暢觀版篇幅雖小，而取材廣泛，係由特約諸名家擔任撰述，其所撰遺聞軼事，可做歷史讀，亦可作考古鏡。

⑤ 本報連續刊載長篇小說六篇，有武俠者，有言情者，有富於歷史性者，讀來津津有味，且絕不涉於淫穢。

⑥ 大樂天版包羅戲劇電影兩項遊藝，「量」之方面雖似不多，「質」之方面，益可謂精審。

⑦ 本報各版廣告整齊，排版清晰，至印刷之精良，字體之清顯繪未事耳。

本報歡迎外埠訂閱

